論語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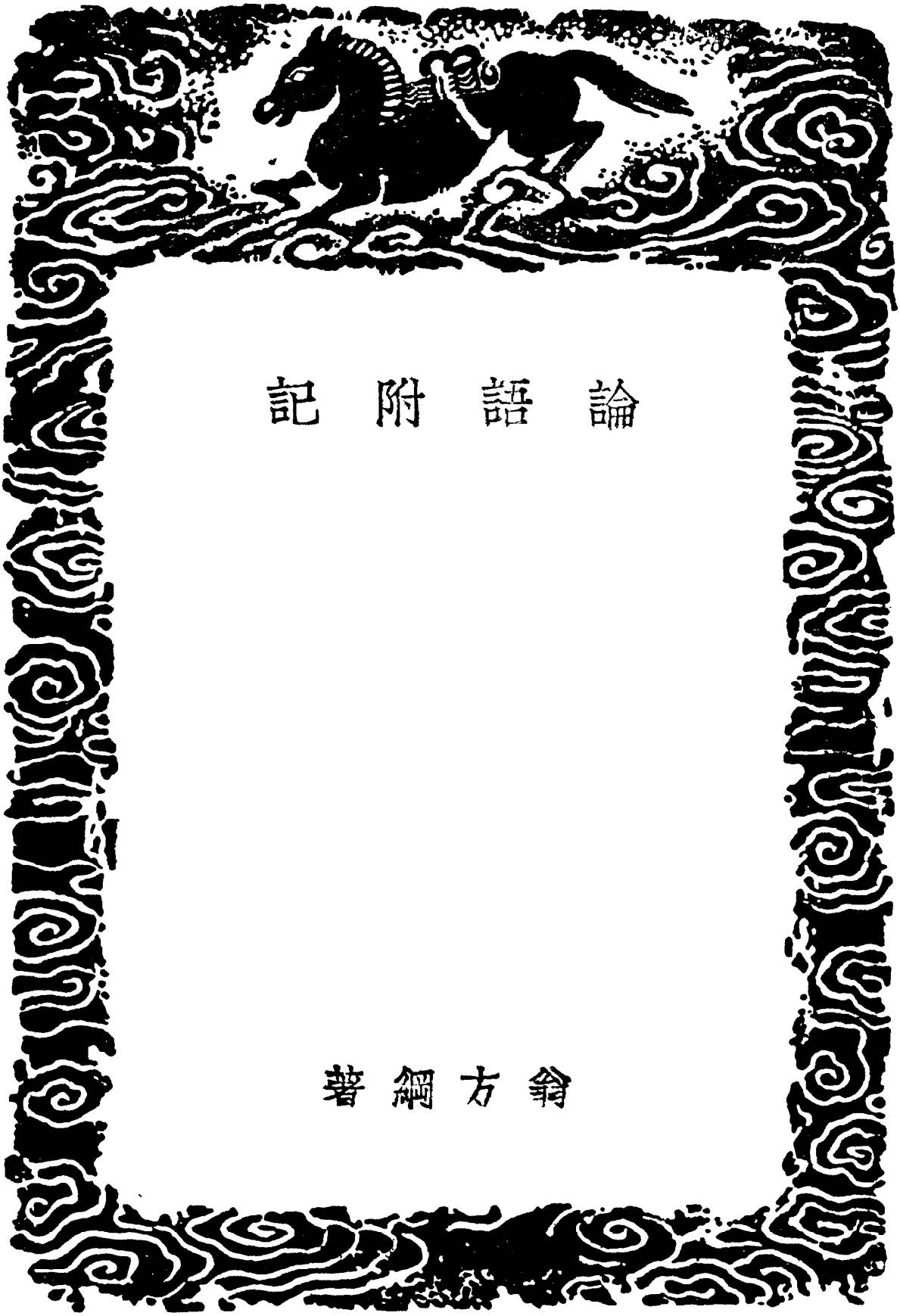
論語孔注辨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附記

翁方綱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論語附記卷上

大興翁方綱

近人全氏祖望。於困學紀聞張包周等句旁。注云。張禹、包咸、周生烈。按何晏上集解序。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號曰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近故司空陳羣、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按何晏義說。此以包周並稱。卽隸釋所云。蓋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陸氏釋文序錄云。周氏不詳何人者也。卽周氏。但是後漢人。與周生烈爲魏博士侍中者不同。　譚氏貞默曰。集解稱周者。或周氏。或生烈。然與包咸並稱包周則必非周生烈耳。

周禮地官師氏注。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近日吳門惠氏棟云。有子所謂爲仁之本。朱注爲仁、猶曰行仁。本於此。愚按惠氏以鄭康成師氏注證合朱子論語集注於爭亦通。然朱子卻非必用此鄭注語也。鄭注此句。行字去聲。亦與論語注不同耳。

道千乘之國。注引馬氏包氏二說曰。融依周禮。包依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按何晏在魏時。去馬包未遠。而於二家所據。兩存其義。後之解經。以己意斷制者。蓋愼諸。

朱子集注所列於圈外者。或總論。或餘義。或附見旁義。不可一概論也。道千乘之國章。楊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按聖人明言道千乘之國。非爲政而何。楊氏此說。專以所存言之。其正爭也。近時

講章乃有主此立說者。徒啓後人議宋儒講學之弊而已。可勿愼乎。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朱注略而未釋。邢疏援出則事公卿。按入孝出弟。該盡五倫。而在弟子幼學之初。豈遂及於出事公卿乎。若孟子入孝出弟下。卽接以守先待後。此則入孝出弟該括倫常之大者矣。魯論聖人言弟子之識。自尙未及乎此。言固各有當也。行有餘力。陸釋行、下孟反。亦不及朱注讀如字爲正也。

學文。馬曰。古之遺文。鄭曰。文、道藝也。邢疏。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也。朱注。詩、書、六藝之文。朱子語類。謂古人小學是禮、樂、射、御、書、數。按史記伯夷傳。攷信六藝。漢書儒林傳序。博學六藝。皆謂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周禮地官。鄉三物之六藝。則禮、樂、射、御、書、數也。此在弟子學文自可兼該在內。聖言固未嘗明指某典籍之文也。若推其至極。則無論道字未易遽以語弟子。卽詩、書、禮、樂。其源亦豈僅章句循誦而已乎。古者幼時先入小學。其肄課之條規節目。必有成式。今無由以臆知矣。後來稽古之士。遂專以文字形聲之學謂之小學。在後人舉一端。則亦無不可。而古人幼學所謂文者。豈盡於是乎。

論語開卷數章。於爲學、力行、敦倫、省身之要。治國之要。幼學之要。大段節目已備具焉。此易象、書、詩、春秋之後。所爲繼往聖開來學之正經也。

集注附吳氏一條。謂子夏之言。流弊至於廢學。此說非也。子夏此章。正以明學之實也。凡人所爲學者何事乎。有此四者。卽爲學何以加焉。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句是鞭辟學字入骨之語。何得以抑揚太過疑之。至於聖人之言。賢人之言。境候等級。固有不同。然此處卻不必如此衡量也。此所謂言各有當

耳。朱子語類。亦謂以夫子之言比之。則不能無弊。此亦爲吳氏說所誤。雖同列於圈外注。而游氏謂學而一篇。皆在於務本。勝此遠矣。圈外注竟當分別觀之。

翟氏攷異。載葉氏適說。三年無改爲句。謂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因載歐陽永叔疑此語失夫子本旨。設問曰。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無改也。若世其世。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何概云三年無改邪。如葉水心說。以無改爲句。則永叔可無疑於經矣。愚按永叔之疑。水心之改讀。皆非也。朱注已無遺義矣。恐有嗜異者誤惑之。故不可不辨。

爲政以德章。講家重在無爲者非也。集注。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此范氏所謂不動不言無爲者。皆由程子然後無爲句申演出之。而講家因謂爲政以德歸重在無爲。則失其指矣。朱子集注。亦云。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然朱子此義。亦非著重在無爲也。聖人言居其所。亦非著意在不動也。聖人言居其所者。非言天下環拱於爲政也。正言天下皆環拱於德爾。禮運。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豈歸重在無爲乎。歸重在守至正耳。陳氏澔禮記集說。王中二字爲句。非。衆星、二十八舍、皆環向北辰。百官萬民、四海九州、皆環向一人。實則皆環向於德也。政以德爲主宰。非以無爲爲主宰。

俗講章。又將天下歸之作效驗說。更非矣。衆星拱之。豈可以效言乎。范氏所謂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

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繁。繁對簡言。當是此繁字。今集注板本作煩。似應作繁。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此豈可以化信成作效言乎。此豈可以御繁制動服衆作效言乎。輔氏乃謂此推演程子之意。併以其效言之。則講家於昔人推演之義。又加推演矣。愚嘗竊謂凡說經者最忌推演也。漢唐注疏。去古未遠。其所沿承經師訓詁。有必不可廢者。此學者不當執宋儒之說理而概議之者也。至於文義。則注疏頗多迂滯。卽如論語。學而第一。爲政第二。陸氏釋文。於第一篇題下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第二篇題下云。先學而後從政。故爲政次學而也。邢疏沿此說。遂誤以次章思無邪亦以爲政之道言之。此所謂迂滯也。且如陸氏釋文。以第一篇從爲學言。第二篇從爲政言。則道千乘之國章。當在爲政第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當在學而第一矣。不思當日孔門弟子記述聖言。初無一定體例。而每篇撮舉篇首二字。亦非有意義次第也。公冶長、雍也、泰伯、可分先後乎。顏淵、子路、衞靈公、可分先後乎。聖言精粹細密之處。有須研究者。千古萬古心力不能殫悉。而顧執此瑣述爲耶。愚昧之見。每欲粗舉此義。附著於資州李氏易解之末。庶乎讀者不爲苟虞所惑。然恐彼苦執漢學者以爲彼自有深祕也。今於論語最明白平易之訓釋。舉此陸釋邢疏以告讀者。庶幾始帖然心服朱子心眼直接洙泗耳。

有恥且格。四書辨疑主注中後說。格、正也。較至字義爲圓足矣。

子游問孝一章。朱子集注。蓋因包咸注也。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則不敬無以別。孟子曰。養而無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疏趙岐注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

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引之以證孝必須敬。愚按邢疏既知援孟子注言人之交接。則是常人相交接。故以豕交獸畜爲比。豈有人子之養父母。而可以常人之相交接一例設喻者乎。斯則包氏之失檢。大有關乎義禮者。此爲聖經計。爲學者計。不能爲朱子集注諱矣。或又援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愚按。此語勢似相近。而意則相遠。不得援以爲證者也。惟坊記曰。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卽此章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至於二字。推而極之。至其最下者。則卽由坊記言小人皆能養其所生。以推極凡有血氣者。至於犬馬。皆能有以飼報其所生也。此則至平易之理。至中正之文。無所庸其別作解釋者。不審包氏在漢時。尙未大遠於經師承授之旨。何以謬誤如此。

曾是以爲孝乎。集注。曾、猶嘗也。此本皇侃云嘗也。然陸釋。曾、音增。馬云、則也。皇侃云、嘗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集注。曾、音增。則也。此本孫氏音義。丁、音增。則也。乃也。按說文。曾、詞之舒也。昨稜切。方言。曾、何也。玉篇。曾、子登切。則也。又才登切。經也。合此說文、方言、玉篇、及陸孫音釋。知說文昨稜切是音增。非音層也。集注於孟子音增是也。於論語問孝章無音。蓋亦未始音層也。惟皇侃云嘗也之訓。則與玉篇才登切經也之訓相混。特朱子未加別擇耳。非朱子讀層也。此與孟子皆同音增爲是。其義則乃也何也爲是。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陸釋。曾。則登反。則也。朱子集注無音。俗讀層。亦非。

子曰多聞闕疑數語。專爲論學而發可也。君子謀道章亦嘗及之矣。而此章記者特於此前述聖言所緣

起。是爲子張學干祿而發也。然子張於爲學之際。有干祿之萌。初未見於言詞問辨。亦未形諸動作云爲也。此則聖人觀人之深。誨人之密。隨所體驗而導以切己之方也。後來讀論語。動輒謂子張務外。然聖門弟子偶有偏隅之失。卻非聖人不能針指耳。　首句記聖言所緣起。非子張問也。集注載程子說。若顏閔則無此問。豈以爲子張所問耶。泰伯篇三年學章。亦載楊氏曰。子張以干祿爲問。未審朱子何以不加別擇。

陸釋。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是古本作孝于也。孝于則必不可爲句矣。漢熹平石經。愚嘗親見宋越州石氏摹拓原本。確是于字。非僅據洪氏隸釋也。包咸注。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自白虎通、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晉書夏侯湛傳、潘岳閑居賦、陶潛孝傳、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俱引此作孝乎惟孝。是則古本雖于乎二字間有不同。而孝乎惟孝四字爲句。則無疑也。今以書云孝乎爲句。本於伊川先生之說。然以文法論。則閻氏若璩謂此與禮記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按洪氏隸釋載石經論語殘碑末云。蓋肆乎其肆也。此引之。當云漢石經。不得謂之漢語。韓文醇乎其醇、相同。此說得之。若以義理論。則書云二字。貫下三句。孝乎惟孝。深致贊美之義。與下二句相生相貫。亦較單一乎字虛喝作冒爲得味也。愚豈自妄議程朱乎。

古注每有拘牽本文近泥滯者。至若子張問十世可知。孔安國訓曰。文質禮變。此說得之矣。雖文質字未免有意逆探聖言。然義亦不害也。蓋聖門弟子所研討者。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大要所問不出政典禮制

之大端耳。豈有問及十世之國祚修短者乎。當以孔氏爲定解也。朱注雖於子張問十世。未明言所問何義。而末云。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則亦似不主孔安國說矣。竊謂聖人此言平正切實。似不必以讖緯數術相對言之。

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本馬融說也。陸氏釋文申之曰。三綱、謂父子、夫婦、君臣。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三統、謂天、地、人、三正。按陸釋三統謂天地人三正。此語最有斟酌。不云謂天地人三統也。所言三統者。則指夏殷周三朝改正朔之規制。故虛渾言之。不云三正。而云三統。可也。若既以天地人實之。則漢制黃鐘爲天統。林鐘爲地統。太簇爲人統。是爲三統。下文乃云。其於三正也。子爲天正。丑爲地正。寅爲人正。據此是丑可以言地正。而不可以云地統矣。邢疏乃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爲人統。殷則損益之。以十二月爲正。爲地統。下又援書傳略說。天有三統。下又詳云。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建丑之月爲正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正者。爲人統。而訖未明證丑爲地統之語出於何書也。

陸氏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翟氏攷異引四書通義曰。孔、邢、注疏。以下爲句。朱子以升爲句。總之以揖讓二字貫下。翟按釋注疏文。似以揖讓爲句。而升句。下句。而飲句。下字之上論文法。應更有而字。愚按翟氏此說。於朱注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正合此間下字層節。是所謂揖讓而下也。朱注又云。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此則所謂揖讓而飲也。如此說。則是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一揖讓貫下三層矣。雲峯四書通。此處兼載胡氏馮氏二說。胡氏曰。大射之

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于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弛。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據胡氏此條。則大射固明言揖如升射。適次反位。所以朱注卽本此解下字。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二句。於下字義既合。於揖讓而下義亦合矣。惟是此間有二疑者。一則如此解作揖讓而下。畢竟於聖言須多添一而字。且下字亦不得屬而飲爲句矣。再則大射儀止有四字。無下字。若如此說。則是揖讓而降矣。馮氏曰。升、升堂。下、去聲。降己也。勝者揖不勝者升堂而飲之。所謂下也。非下堂也。依馮氏此說。則卽鄭注所謂勝者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孔疏云。鄉飲酒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孔疏又云。以辟升者。此皆下字作抑下之義。不特與讓字義合。并且兼寓爭中之讓。於其爭也君子。尤爲切合。又無須添而字於下字之上矣。依馮氏此說。於聖言、不曰降、而曰下、極合。又於下字屬而飲爲句、不須添而字、亦極合。卽以朱子集注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此二語實本大射儀之節次。況下句云揖不勝者升。朱子初未嘗以下字訓作降下也。定作鄭箋爲句。依馮氏說爲正解。卽以文勢論。下字揖讓相配。而飲與而升相配。並非下與升相配對也。翟氏謂揖讓二字貫下三層。乍看似可通。而其實不必耳。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朱子集注。此逸詩也。蓋朱子以此三句皆爲逸詩。朱子或問曰。碩人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删也。邢疏。申馬義曰。衞風碩人篇。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疏以此文皆言莊姜。自不及朱子通指三句皆逸詩之爲正解也。既爲引詩訓義。必當存詩篇原句之實也。朱子謂章七句。必無多此句之理。是則不知何篇所逸矣。

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邢疏申之曰。言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不達其旨。孔子舉喻以答子夏。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按此注疏之說。卽將子夏之問。夫子之答。皆硬坐實禮字。不知禮字乃是子夏因聞繪事後素。而始通其說於禮後。所以聖人有起予之歎。若開章問答。先具禮字在內。則何煩子夏通其說於禮乎。此舊時注家不善措辭。古人之拙。類多如此。所以朱子集注不從之也。然而繪事後素之答。與子夏問素以爲絢。則鄭孔之注。實是正解。攷工記。繢畫之事後素功。鄭注云。素、白采也。白采二字。於義最精。蓋質素在設色之前者。粉地也。此則素在先而衆色在後也。白采在收功之末者。繪事之素功也。此則衆色在先而素在後也。攷工記所謂功者。卽繪事內之功也。非事前之粉地也。其上文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又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合此數句。是以青赤白黑謂之章。巧卽皆事也。卽皆功也。則鄭注白采後布之義。乃於事字功字相同也。不特有合於攷工記事功字義也。卽子夏問素以爲絢。爲字亦明白矣。卽聖人答之。謂繪事後素。此後字卽攷工記之功字。卽、是子夏所問詩語之爲字。亦明白矣。禮器白受采。乃言粉地在前。是素質之素也。攷工記。繪畫之事後素功。乃言白采後布。是素功之素也。鄭氏攷工記注。白采二字。是此處禮字正喻也。特不應於開章問答時。先明出禮字。是注疏之迂滯耳。知爲字事字之相成。乃愈見後素後禮之相證。愚豈敢妄自異於朱注乎。已於周禮附記詳之。

集注云。竈雖卑賤。卑賤二字。蓋偶對上句奧有常尊之尊字言耳。竈在五祀之一。非卑賤也。此與謝氏說非以取禍。皆非朱子注義深指。讀者勿泥。

射不主皮。疏。全引周禮天官司裘注文。臺。陸釋。諸允反。本亦作準。浮梁。鄧菽原傳安、辨射不主皮章集注。甚允當。此只在辨皮與革不同。主皮與貫革不同。主皮。是射中所張獸皮。貫革。是穿甲鎧。禮射與武射之不同。卽引鄉射記禮射不主皮一條。樂記、散軍而郊射一條。已明白矣。末引皇侃說。周衰。射者無復威儀。惟競取主皮之中。孔子傷今思古。只爲習禮射者不重容體節奏。幾與力射無別。非惡其主皮也。此說得之矣。朱子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又言孔子解禮之意如此。讀者誤會。遂若以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似禮字作一讀矣。蓋必先知禮射二字相連爲讀。則注引樂記散軍而郊射句下。刪去貍首騶虞二句。亦若於禮射二字未深體會者。故致貫革與主皮相混爲義。以主皮之中誤爲貫革。遂以不主皮誤爲中也。解

此章者。總須以禮射二字爲眉目。則一切牽混。可釋然矣。聖言慨想古道。則其指禮射不待言。是以首句不須明言禮射。直言射不主皮耳。集注既引散軍郊射一條。故不得不附記於此。實則散軍郊射一條。似不必引入。

定公問。君使臣。臣使君。兩平對言。孔子答。亦兩平對言。集注尹氏說。本之邢疏。然非本文所有。

哀而不傷。陸釋。哀如字。毛詩箋。改哀爲衷。按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陸釋哀、前儒並如字。論語、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孔疏。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據此。則孔穎達、陸德明、皆以哀字爲正。陸氏釋文引詩箋衷字者。非從其改也。又按詩序此文。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論語樂而不淫句義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此三句則論語哀而不傷句義也。後漢書皇后紀論。哀窈窕而不淫其色。亦以下三句合爲一句。義可證也。鄭好破字。其改爲衷者不可從也。然詩序此數語。實卽論語此章之注腳。所謂無傷善之心者。勿泥鄭說可矣。要以詩序言。是關雎之義自以詩義爲主。朱子謂審音者。特附及之。非以言音爲主也。後來講家引集注。及於審音。遂以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言之。則牽滯矣。又詳具後條下。

告朔餼羊。劉生台拱翻駁舊說。謂告如字。不音古篤反。其說曰。此是天子頒告朔於邦國。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乞也。謂乞與也。言天子使人告事於諸侯。而諸侯以此特羊禮天子之使。幽王以後。不告朔

於諸侯。而魯有司猶循例供羊。此其說謂餼羊是天子頒告朔之事於諸侯。諸侯以特羊禮天子之使者。審如此。則餼字、乃自上致下之禮。羊字、乃自諸侯禮天子使之羊。是餼羊二字。文義不得通矣。若就所云餼乞與也。則是自天子致於諸侯。如脤膰賵禭之類。則此羊字。豈亦當屬天子致於諸侯之羊乎。而又云。魯有司循例供羊。是明自蹈於不通矣。此其於事理文義。皆必不可通者也。劉生又云。鄭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鄭此言出於公羊。公羊曰。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至文公末年。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以意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此條尤荒謬之甚。竟似專看朱子論語注。而未讀論語注疏者。論語注。鄭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疏云。卽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何嘗如劉所云專指十六年夏五月四不視朔乎。且文公六年閏月不視朔。左傳及杜注已詳之。卽論語疏亦全引杜注語。而何云出自公羊乎。況卽公羊所謂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此二語亦本自明白。蓋有六年之因閏不視朔。又有十六年之因疾不視朔。則此後之踵相怠惰。皆視諸此矣。孔疏亦云。於後不告朔。不復書之。蓋以閏月不告。其譏已明。故於後不復譏之。此正是不書之書也。焉有所云大惡諱、小惡書、存其少、沒其多者乎。以特羊告祖廟。故餼羊二字連屬爲文。若果餼出天子。而羊出諸侯。則二字不得連文矣。況有鄭曰牲生曰餼之注。況有鄭曰人君每月告朔於廟之注。於義理無可疑。於事實無可證。而必分爲二層。曰餼、指天子致諸侯羊、指諸侯禮天子之使。以自蹈於不通。又置春秋傳杜注而

旁引公羊。又誣公羊爲虛造。種種妄說。無一而可。劉生、予門人。其爲人醇正篤實。曩館京師。時來吾齋。討論經義。亹亹不倦。此卷後子所雅言一條。卽採用其說也。辛未四月。始得見其遺書二卷。雖太略。然子所雅言一條。實精確不可易。至於關雎樂而不淫章。以注中寤寐反側之憂。似不甚切合哀字。因謂此關雎者乃樂章之關雎。猶言關雎之亂。此詳關雎之亂條下。指其樂。非指河洲一詩。則哀而不傷句。應指卷耳章。劉生原條內。樂指關雎葛覃。愚按。似不必牽及葛覃也。此說欲圓哀字。似可以備參者。然本文究只關雎二字。自當以其詩言。非若關雎之亂、文王之三、明有亂字樂字者比。是以其說雖似有所見。而未敢採之。至若此餼羊一條。則有心立異。何可以不辨乎。

關雎。哀而不傷。哀、鄭改衷。固非。至若劉生援關雎之三文王之三。皆舉樂章之首二字。因謂此指樂言。此正足以傅合俗塾講章。專指音言之謬。此說不可從也。聖言提說關雎。自是指河洲本篇言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同在一詩之內。而反覆咀詠。皆適得性情之正。所以兩个而不字最可味也。若哀指卷耳。則非其義。此泥於不永傷句。以妄生歧說耳。哀窈窕。無傷善之心。毛傳、王肅說、與朱子集傳。並當善會之可矣。凡先儒舊說。苟非在我實有確據。而在彼實有違礙者。乃不得已而擬訂之。否則萬勿執己見以妄改。此亦所謂利不什者不變法也。劉生積學一生。其書半遭水火。今有偶刊二卷。愚豈忍指摘之。然近日攷訂家恐或有援彼說者。故姑就其必應說者說之。而其他諸條不具贅耳。

卽以劉生所云、告、如字。謂是天子告下。非諸侯告上也。故不欲讀爲古篤反。不思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

國告朔二字原以諸侯告朔言之所以鄭注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後行之此止言諸侯之告於祖廟故鄭注以諸侯告祖廟之義釋此告字也下引鄭司農云頒布也布告天下諸侯也此則釋頒字非釋告字蓋布告即頒也言頒此告朔之禮於邦國也朱子集注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此乃撮述先鄭後鄭語而爲之豈得以爲上告下乎鄭注至朔朝於廟告而後行之鄭注此句告而後行之告字方是正釋告朔告字義也劉生誤讀周禮忘卻上有頒字遂貿然以此告字指天子告諸侯不思諸侯奉天子所頒之朔告於祖廟乃是告朔典禮也若天子布告諸侯既云頒矣又謂之告則是天子尊稟諸侯之命而後行之其爲悖理不通尤甚又不特不熟鄭注而已

王應麟困學紀聞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方綱按王氏此條謂正義必有據者春秋文公二年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按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此以規杜過未爲得也今按劉氏規杜之說孔疏不

詳載。卽以孔疏繹之。周禮。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又史記三王世家。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將封者。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此三王世家所引春秋大傳主土之主字。合之周禮大司徒樹之田主主字。皆非春秋作僖公主之主也。皆非張、包、周、所謂廟主之主也。孔穎達氏欲傅會杜注以駁劉氏之規。故據張、包、周、廟主之說耳。而究之。鄭康成所從論語。本作哀公問主於宰我。鄭注。田主、謂社也。則是鄭康成亦以此主爲社主。仍卽周禮田主爲田神。春秋大傳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之義也。非若孔疏所據張、包、周、廟主之說也。乃近日嗜博之徒。如惠氏棟論語古義。合引春秋大傳及公羊注疏。謂今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惠氏此條未有別擇。直將啓學者好信異說之漸。而翟氏灝論語攷異。雖不從主字之說。然其言曰。周禮大司徒樹之田主。鄭據論語注之曰。所宜木。謂若松、柏、栗。社與田主嫌未脗合。鄭乃參改此社字爲主。而何氏、朴氏、遂因其改文。轉說以爲宗廟主。釋文但言鄭本作主。不言其因某讀。則此字爲鄭氏所改。明矣。孔穎達援張、包、周、爲解。張、包、周、書久亡。孔氏何由而見。蓋特借以抗劉尊杜云爾。愚按。翟氏此說。謂社字、鄭氏改作主。鄭氏固嗜破字。然此主字。則鄭氏所據之本如此。非鄭所改也。孔疏云。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孔在唐初。此語必有所受。必非孔臆度也。張、包、皆在鄭前。則此一本作主。不始於鄭所見矣。在

孔氏周旋杜注。是其夙昔中無確見。固不必細繩之。而何休公羊注。栗、猶戰栗。敬謹貌。此乃援論語使民戰栗以訓公羊。不思公羊云用栗者藏主也。既藏於廟室。則與使民義不相協。而杜注必援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則劉氏之規杜。及夫張、包、周氏之注論語。疏所不詳。則亦無由知其立說之實矣。惟周禮大宗伯。樹之田主。各以其所宜木。此與今集注從孔安國訓之義爲近。而鄭康成論語注。孔穎達春秋疏。皆但存以資攷。而何休之傳會尤不足徵耳。王應麟氏宏詞家之學。意在博徵。而亦非眞見張、包、周之足據也。恐有執困學紀聞以疑朱注者。故不得不詳辨焉。

翟氏攷異曰。孔子世家有與齊太師言樂一事。索隱注曰。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是殆肆未卒篇。遂牽爾議之歟。與齊太師言樂。子年三十五。卽論語聞韶忘味時。語魯太師樂。乃自衞反魯正樂時事也。按。太師、索隱作太史。謂史遷合論語齊魯兩文爲之。然孔子與齊太師語樂。不見於經。而史記孔子世家自有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云云之語。則索隱之誤無疑矣。又此篇題下邢疏云。此篇論禮樂得失也。按論語皆門弟子記聖人之言。初未嘗以義例劃分篇次。然此篇言禮樂者爲多。則弟子於聖人論樂之言類次記之。而其他諸章。又以間次入之耳。卽如謂韶謂武一章。亦卽聖人學樂時論次之言。其謂武未盡善者。亦猶吳公子觀大濩曰猶有慚德也。季札於大濩曰。猶有慙德。於大武曰。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與孔子謂武未盡善非有異也。蓋季札觀樂舞。上承象箾南籥。故以周之盛致歎於大武。而湯武功同征伐。則於大濩著其慙德。示舉一可以互備也。孔子於武。謂未盡善。則合上句謂韶盡善觀之。故

言各有當。此自是專以樂言。非論古聖功德也。孔安國訓止有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一義。朱子集注於此前補出性之反之一層。理極圓徹。然亦弟作補義可耳。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安國云。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疏以振文教申解之。此未嘗就得位言也。朱子集注所載或曰行教云云。孔安國義也。此乃正與何患於喪相對。乃正與天下無道相對也。專以立教言。更不必說得位。方是語義。　味語義。專以天生聖人立教爲主。若必因木鐸字面而云徇於道路。以關會轍環歷聘之義。亦所不必也。孔云號令於天下。卽徇於路義也。愚則謂此句止重在立教。不重在徇於路。

士志於道章。集注識趣卑陋。趣卽趨字。俗講章以趣味言之。誤矣。下章集注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卽此字也。

君子懷刑。漢石經作荆。史繩祖學齋佔畢云。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傚之。近日翟氏攷異據此說。蓋本石經也。按刑在刀部。荆在井部。說文云。刑、剄也。荆、罰辜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玉篇則以荆字合幷刀部刑字矣。漢碑多以刑形互用。則攷漢隸者。又不能以說文刑荆二字劃分其義矣。今如朱子集注。懷刑謂畏法。亦何嘗不以法言之。特畏字義專一邊耳。但如史氏佔畢之說。則典刑則傚所該義廣。不止懼罹刑罰一節。此義自可以資互證。不必以其異於朱注而棄之。孔安國訓安於法。邢疏亦以法制申言之也。

三年無改章。陸釋云。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此事鄭注本或二處皆有。按此處所記無父在二句。當是弟子所記偶有詳略不同。自以兩存爲是。不必遽以重出置之。

子貢問曰章。集注云。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竊按史記。子貢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女器也。蓋端木氏自審其品詣。非因上章以君子許子賤也。凡上下章義似相連者。要亦不必泥爾。且君子哉若人。與前篇君子不器。語義各有指歸。尤不必泥矣。

瑚、連也。集注。夏曰瑚。商曰連。按春秋哀十一年傳。胡簋之事。注。夏曰胡。孔疏。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連。殷器名瑚。而包咸、鄭元、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瑚。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據此。則以瑚屬夏者。包氏、鄭氏、論語注。杜氏左傳注。皆已同之矣。今所行永樂大全。謂集注易置明堂位之文。蓋沿舊注。想因瑚在連上而誤。是未詳攷左傳孔疏也。此當兩存以資攷證。不得專據明堂位以斥集注之誤。

說文。瑚。槤。里典切。徐鉉等曰。今俗作連。非是。惠氏棟謂胡連、古皆不從王。旁引漢禮器碑作胡輦以證之。要之。字有古今。而力展反之音一也。近日翟氏攷異謂杜甫詩、嶷嶷瑚連器、爲俗讀平聲所由啓。不知杜詩水宿遣興五言廿韻。此句在第十三韻。開句以三平四仄互換。何嘗讀連爲平聲乎。此特翟君未曉詩理耳。恐讀者惑之。不可不辨。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陸釋兼載才哉二音。此古注二說必不可從者。朱注裁度之訓。蓋本程子遺書。謂材與裁同。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注。欒肇曰。適用曰材。此言不適於用。則亦卽程子之義矣。欒肇。晉尚書郎。撰論語釋疑十卷。

子曰。始、吾於人也。此子曰非衍文。胡氏以爲非一日之言。亦可通也。然卽一時所記而重申提警。自各有指歸耳。

聖門弟子。地分自與常人不同。其有所弊。特自聖人看出乃見其弊耳。亦不得以衆人之失例之也。若言申棖悻悻自好。樊遲粗鄙近利。此等處正須愼之。

端木子之學識。若不到聖人分際。聖人豈肯呼而問之。問以多學多識。甫對曰然。卽轉出非與二字。是豈他人所能及。不過較曾子稍遲一唯。此等淵微。後人何能措一語於其間哉。乃任氏啓運於性道不得聞一章。謂端木知而不能行。則謬矣。朱子集注。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自是正解。又云。子貢至是。始得聞之。此語固亦無礙。然此義卻以不說破爲是。任氏乃舉集注此句爲此章要旨。謂此是初聞性道而深喜之之詞。則似子貢自己高自位置於諸門弟子之上。又全不得朱注歎字之意味。歎字深遠。而喜字矜誇矣。此特時文先生泥於文句。不善讀朱注耳。然非但不知朱注。彼先不知性與天道作何解。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當以天何言章證之。四時行百物生之下。再唱歎天何言哉。端木亦不必再問矣。此卽所謂不可得而聞也。以端木氏之神會。竟指與人曰。不可得聞。則是眞實不可得聞也。聖賢不能宣洩之處。則後世讀者何從而仰窺之。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言各有當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蓋聖人之言。有顯示以實際者。有渾舉其全體者。有深探其本原者。知此層級。則其間之指歸次第可見矣。性相近。聖人言性之渾舉者也。成之者性。聖人言性之探原者也。朱注。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此

亦渾舉之詞。誠者天之道。則顯以示人矣。而亦未嘗非渾舉也。說卦傳。立天之道。謙彖傳。天道。亦皆渾舉也。端木子此章所云性與天道。性卽成之者性句性字。卽其下章成性存存句性字。六經凡言性者。未有如繫辭傳此二句性字之探原者也。知聖言次第指歸。則知其得聞不得聞之所以然矣。天道更上一層。端木說到此性。下著一與字。微乎微乎。六經聖言。凡有似探原於天之道者。皆非此處端木子所舉之天道也。天道豈有二乎。曰豈但無二。且幷文章與天道亦非二事。非二事。則何爲誠者天道、立天之道、天道下濟、諸句。皆不得替代此處端木子所舉之天道。曰。言豈一端。言各有當而已。然則何以知立天之道、天道下濟。與此端木子所舉天道。言各有當乎。曰。端木子固明著曰不可得聞也。千載下、朱子於此集注曰。夫子罕言之。又感興詩曰。元天高且默。仲尼欲無言。卽此注之疎也。更進而上之。繫辭傳曰。盛德大業。至矣哉。曰。故君子之道鮮矣。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讀經至此。然後知此章集注末一歎字。體會入微。似覺歎其美。美字尙若應渾會。不說破爲愈也。而況後來講家之窺測端木。更去而萬里哉。

山節藻梲。包曰。言其奢侈。文二年左傳。仲尼謂之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明堂位。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此以魯禮言。則魯廟以山節藻梲爲飾矣。禮器。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孔子曰。管仲、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此二條以管仲僭禮言。則此章譏臧文仲之智者。謂其無識而妄作耳。僭禮與不知義正相發也。後人俗解。於山字藻字。擬其諂媚大龜之意。則非語義。伯夷叔齊不念舊惡。集注援孟子不立惡人之朝。又引程子曰。

此清者之量。此於評論二子義理之精。固不必復致疑矣。惟是孟子未言叔齊也。愚意孔子言此。必是二子實事。但古籍無可徵耳。若孟子謂聖之清。雖理自可通。究是專言伯夷矣。此於義無害。然卻不得不附質於此。

足恭。陸釋。足、將樹反。又如字。注同。廣韻。足、子句切。足添物也。書問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孔安國傳。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孔疏云。前卻俯仰。以足爲恭。論語此章。孔安國訓。足恭、便辟貌。邢疏云。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卽書傳疏義也。書釋文。便、婢緣反。此是便旋之便。平聲。非去聲。邢疏便習非其義。世或以古文尙書孔傳爲非眞。而論語孔安國訓義則無可疑者矣。陸氏釋文並舉二者。未有定見。固無足怪。然於孔安國訓。亦云注同。則此訓豈有兼二音之理乎。竊詳廣韻已有子句切之音。則朱子集注。足、過也。取加添之義。其說爲長。不得謂其改古訓詁也。

集注。程子曰。左邱明、古之聞人也。此語蓋不以爲春秋傳之左氏矣。然孔安國云。左邱明、魯太史。此本漢書藝文志語也。對歆言左氏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卽用論語此章義耳。趙氏匡乃謂論語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邱明蓋夫子以前賢人。見稱於當時者。愚竊按就文義論。則趙氏此說似爲有理。宋朝儒者見此等文義可從之說則信從之。所以程子以爲古之聞人。後來作講章者。多深致歎服。程子斯言不著痕迹。而不知古注不可廢也。朱氏經義攷云。司馬遷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

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弟稱左氏傳而不書左邱也。按此當爲定說。可以消釋左氏左邱之歧說矣。

朱子集注夫子自言某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此亦沿趙匡說也。蓋朱子之意。直謂此左邱明在孔子之前矣。弟就此章論。戒學者使立心以直。則專取義理之精。足以垂示後學。何必問其人姓名時世哉。此條可爲讀宋儒書之發凡。然有不得不辨者。朱子語類。問左邱明以爲古之聞人。則左傳非其所作。曰。邱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愚按朱子此言。蓋有見於左氏傳所有斷義。往往有與聖人書法未必相合。不特所謂珍之貴之者。非皆聖人之指也。然此等處語非一例。皆宜各就本文繹之。卽左氏能備載諸國事辭。亦焉能悉衷於聖人之旨。此不可執一端以論也。若因左氏傳諸條內偶有義與書法相違。輒一概薄視左氏之爲人。則其爲害於經義非細。詎可以勿辨乎。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橫渠張子謂應作一氣讀。何氏焯曰。白虎通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因援北齊書及唐人詩。以共敝二字相連用之。翟氏攷異曰。此引文不足與緇衣引君陳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相類。愚按爾雅引詩履帝武敏亦如此。已詳詩附記。嗜異者勿因此而謂有異讀耳。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一章。集注載胡氏說。謂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有聞之。故有是言。此與瑚連章謂子貢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其說略同。雖於義亦可通。然正不必如此說耳。論語門人隨記聖言。每一章各自爲義。奚必牽合乎。

樊遲問知章。集注。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是固然已。翟氏灝曰。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答之皆不同。聖人固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先後之殊者。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指歸互異。故夫子各就其問辭答之。記論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凡諸篇中弟子有同所問而夫子異答者。宜兼以此義隅反之。翟氏此說甚當。

觚。集注。觚之有稜者。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然據馬融說及釋文。蓋以酒器爲定說也。漢書律歷志。六觚爲一握。雖亦可通於竹簡之義。然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得周流六虛之象。乃推於制器規矩權衡。則實以制器言觚也。雲峯四書通載馮氏說。亦主酒器之義。

夫仁者。提起仁字以曉之。仁者者字以理言。非以人言。集注。仁者之心也句。似以者字坐實其人。此是疏解語勢不得不爾。讀者不可因集注此句而誤會夫仁者句也。觀下節仁之方。亦單提一仁字。卽此仁字語勢。

老彭、注疏甚略。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昔商老彭及仲傀。卽虺也。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此數語當取以補注也。朱子云。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此在朱子旣取大戴禮爲注矣。而後之講家。徒空衍蓋信古而傳述之義。不知尋檢大戴禮以實之。此所以後來時文家日逐於寡陋也。而嗜古好異者。又必蔓引鄭康成注老、老聃。彭、彭咸。則不可從矣。甚矣吾衰章。集注。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

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愚按朱子此句。語義本圓。無可間也。曩時讀至無復是心句。竊有所疑。以爲聖人之心。一息未容稍懈。謂無復是夢則可。謂無復是心則不可。私持此意耿耿不釋者有年矣。今反覆細味之。無復是心。自根上志欲行周公之道句。無復是夢。乃根上如或見之句。在朱子斟酌集注實無可疑也。蓋以道之不行爲注中著眼處。卽上下皆融貫矣。

雖如此說。於朱子集注則得矣。若以謂此章書。則愚不揣陋妄。竊擬附記於此。此聖人自慨道之不行。借以志所感也。聖人如天不息。本不可以衰言。其當盛時。夢寐常見周公者。精神之感通非偶也。及其後。道終不行。而公不復見於夢矣。此其精微感會之故。存乎天人之際。雖聖人未之或知也。不得已而以吾衰自歎焉。其旨微矣。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朱子集注。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按加、史記作假。此可從也。然加字、亦未嘗不明白。此或兩存。並以資攷可矣。至於五十作卒。所謂他論者。未明著是何本。論語舊有齊論魯論。而齊魯之外。豈有所謂他論者乎。設如果有古論語別本。豈有漢儒及唐陸孔諸人皆未得見。而劉元城在宋時乃獨見之者乎。借使有古人未見而後人獨見之本。愈當質言其爲某本以憑徵信也。此等處。誠恐開後人臆撰改經之漸。卽使義理從長。亦所當闕疑致愼者爾。漢中平二年。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斅。斅卽學字。此可證五十字非誤。

孔曰。雅言、正言。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此皆以雅訓正。未有雅常也之訓。小雅、大雅、毛詩序云。雅者、正也。劉熙釋名云。爾雅。爾、近也。雅、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安漢書注亦曰。爾、近也。雅、正也。翟氏灝攷異曰。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說雅字最確。古經典。大小雅、爾雅、俱訓正。史記注。別訓素。因素轉常。則始於集注。此翟氏說謂集注以訓素轉爲訓常也。又論語精義。范氏曰。雅、正也。惟正可以常。故雅亦常也。此范氏說謂集注以訓正轉爲訓常也。謹按字義。宜衷古訓。而演其說者非也。雅字本借疋爲雅。說文疋所菹切。足也。古文以爲詩大疋字。玉篇。雅、正也。儀也。素也。嫻雅也。廣韻。雅疋並收。皆訓正也。集韻。疋通作雅。此在北宋初年。亦仍正也之訓。豈至南宋朱子時。別有所據訓詁之書。轉而訓常耶。朱子不言所出也。若以此章文義論之。則如集注訓爲常言。既云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則此義已該。執守義在常言義中矣。又何必於禮言執守乎。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周禮春官。大史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下文又云。執書。疏云。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此二條皆可作執禮注腳也。合之孔鄭解。雅言是正言其音。則是謂聖人於誦詩、讀書、及執禮儀注。皆不隨習俗之言。惟於此詩、書、執禮。特依正音言之。所以記者必總述之曰。皆雅言也。是以音言。非以義言。與子以四教不同也。近日寶應劉台拱說同此。今不具贅。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不對者未知所以答。史記世家注亦採用此語。此語質實而確

當不可易也。朱子集注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此一層雖切葉公。然觀聖人自言爲人。則當日葉公之問。未必失辭也。又云。聖人之德。有未易名言者。此與孔說相似。然究不若孔說質實。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邱也。是邱也三字。朱子集注未嘗特釋之。包咸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邱之心也。朱子注云。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按此句即是解是邱也三字矣。近日金壇王氏援精義游氏說。其曰是邱也者。質諸己以實其言也。謂以末三字坐實己身之無行不與。然愚謂聖人此章。就身教以示諸弟子。設若以末三字實徵己身爲辭。則對諸弟子不必稱名也。且上文既提唱吾字。則末三字復質以己身。仍是無行不與義矣。朱子云。以此言曉之。即同包氏說也。惟是包氏訓與爲共。則不若朱子訓與猶示也。若宋儒改前人訓義皆若此。則何注疏舊訓之足據乎。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上有子曰。陸氏釋文云。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此篇題下所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是也。朱子曰。子曰字疑衍文。以陸氏所合併。而尙云疑。足見朱子之虛心至矣。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語類曰。問。作是述作。或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愚按此作字。自兼行事與著述言之。其言知之次。蓋深以別於不知者也。重在知字。不重次字。重在別於不知。不重在自居於次。集注謂雖未能實知其理。此似輕看知字。重看次字矣。至於首句蓋有不知而作句。則只重在別於不知。集注云。亦可見其無所不知。此則又似重看知字矣。此所關於聖人語意。故不敢不析言之。

互鄉童子章。南軒論語解曰。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以志善之時。以

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林氏四書存疑曰。依南軒此說。則非錯簡。愚按南軒此解。於唯何甚句。最明白。然朱子集注云。亦不爲已甚意。則其說同也。此處朱子以爲錯簡。自是定論。不容復有疑矣。恐有執此以辨集注者。在南軒說本極通。況錯簡之說乃從來說經者所宜致愼乎。然此章朱子之注實不可易。

魯昭公名。諸本皆作稠。又或作裯。然陸氏釋文是稠字。史記魯世家作裯。昭一作招。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誄、禱篇名。陸氏釋文。誄、力軌反。說文作讄。或云作纍。禱、累功德以求福也。以誄爲謚也。按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纍省聲。力軌反。或不省作纍。又謚、行之迹也。神至切。誄、謚也。力軌切。此讄誄皆力軌反。同部。同音。而義不同。玉篇、廣韻、皆各爲訓也。周禮春官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鄭注。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此條鄭注作讄。未明言引論語之文。賈公彥亦略而不疏。惟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五曰禱。六曰誄。注。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賈疏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而引春秋傳曰者。哀公十六年傳辭。此義後鄭從之。引論語者。爲孔子病。子路請禱。孔子問曰。有諸。子路對此辭。生人有疾。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爲辭。與哀公誄孔子義同。故引以相續。按賈疏非也。鄭注此條。於誄字下。凡二說。其引春秋傳哀公誄之者正說也。又引論語誄曰。則附或說於此。非鄭所從也。且哀公之誄謂列生時德行可也。子路所謂誄。亦言列生時德行

則誤矣。蓋賈疏不會鄭注專從前說。而誤執或曰以下傅合於前說耳。然周官大祝。既分列五曰禱、六曰誄。則禱是禱祠。誄是身後列行事之迹。判然二事。無可假借明矣。皇侃論語義疏云。誄者、謂如今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跡、爲謚也。皇氏此條。於誄字明白矣。而皇氏義疏前半、因孔安國謂子路失指、而反復於所謂舊禱天地之誄辭者。蓋皇氏之意。亦不主其說耳。然而不知所謂舊禱天地之誄辭。非周官大祝六曰誄之誄也。是周官小宗伯注禱祠之讄也。鄭康成小宗伯注。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此讄字正卽是今論語之誄字也。解此。則論語、孔安國曰。禱、篇名。陸釋文曰。說文作讄。皆明白矣。鄭康成於大祝注。附引或說論語誄曰一條。蓋以此誄爲哀死而述其行事。此自後漢時已有歧讀。而康成於小宗伯注。原依說文讄字。其大祝注或說作誄。則康成所未從。何足據乎。在漢時已有誄爲身後述行事之或說。在梁時又有如今行狀之皇說。所以朱子不從禱篇名之舊注。而從哀死述行之說。非無因也。然愚竊縷縷附記者。非特欲主說文釋文也。卽以文義論之。子路當子疾病時。豈有引身後行狀之辭之理乎。而舊注謂禱天地之誄辭。其說又誤會周禮誄字。是以論語此誄字。必應依說文作讄。則一切歧誤俱釋矣。

所以謂誄。是哀死述行事者。或執此句語意。謂爾字指所誄之人言之耳。然古者禱辭。具有其篇。此所引正其中間一語。安知其上下節次何如乎。爾字何指。正勿庸泥也。

悔過遷善之云。固非古禱篇所有矣。至若集注云。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此雖非入夫子語中。然聖言

禱久句。深切敬畏。所謂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正未可作此二語看。

泰伯至德章。朱子集注云。大王有翦商之志。竟實坐大王取商天下之心矣。大王之時。當商朝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而有翦商之說乎。閟宮之詩。辭多涉於誇揚。其曰至于大王。實始翦商。實始云者。追溯王業所由始。推本言之耳。故謂大王之時。周日彊盛。將有代商之勢則可。謂大王竟有翦商之志則不可。然獨有一處可證者。左傳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若非商之祚命歸周。何以言大伯不從乎。在左傳之文。不詳言其不從何事。直渾然一句云大伯不從。使千載下想像而得之。此左氏立言之妙也。史記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大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史記敘此事。是當日相傳之實語。與閟宮詩人鋪揚推本之辭不同。而左傳所云大伯不從。是其遜避之迹。託於隱微。在民則無得而稱。在當日遠遯之頃。則其心共見。故左傳曰。泰伯不從。史記曰。以讓季歷。蓋在爾時。必有紆迴曲折。難形容其讓者。吳越春秋雖有三讓不受之說。然集注初不引據之。而朱子第以固遜解之。又曰無迹可見。是則三讓三字。陸釋朱注。雖皆無音。而究以作去聲不作平聲爲是也。而或問謂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或又援鄉飲酒義三讓月成魄。則實不必泥者也。又朱子語類。據左傳泰伯不從以證大王翦商。語出周人。非推本之語。則愚謂此二文不可合勘也。左傳不從。語極渾。原無翦商之文。魯頌實始二字。必應活看。方是後來鋪張閟宮之頌者極力推本之辭。此二文分之

各宜詳思。合之則生語病矣。朱子此注。大王翦商之志一語。似應云殷祚漸有歸周之勢。則於大王之心。大王之時。皆不涉歧說耳。

君子篤於親節。古本皆連上爲一章。朱子之意。謂當分二章。然猶仍其舊。未嘗分也。細按自以分二章爲是。吳氏以爲曾子之言。則可無庸耳。

惠氏古義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周書寤敬篇。周公曰。不驕不恣。時乃無敵。陸氏釋文云。吝本亦作恣。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人。按此語甚當。

三年學。不至於穀。集注訓穀爲祿。本於鄭孫舊說。然疑至爲志。究屬改經字矣。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至字、未嘗作志也。

朱氏彝尊經義攷。引隋書經籍志曰。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大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彝尊按。如隋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雅始鹿鳴、文王頌始清廟。皆魯大師次而錄之者。故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愚按。朱氏此說。以師摯之始始字。訓爲四始之始。則是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與本章言關雎之亂。義不相合。此與近日講章云。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隱括爲亂。又云。關雎一詩。在詩爲首章。在樂爲卒章。此等說、皆牽合關雎爲詩首章。以見在詩爲首。在樂爲亂。卽朱氏經義攷所云四始之始者耳。不知此章言關雎者。專

以其在合樂三終言之不必牽其爲風詩之始而言之也。鄉飲酒禮、燕禮。皆作樂有四節。惟鄉射禮作樂止及於合樂三終一節。而皆有告正樂備之語。則是奏樂至合樂三終而後謂之樂備也。第一節工歌三終。是二人鼓瑟二人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第二節笙入三終。是以笙吹詩南陔、白華、華黍。每篇一終也。第三節間歌三終。是堂下吹笙。堂上升歌。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第四節合樂三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也。鄉射禮鄭注。周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此章言關雎之亂者。正謂作樂至第四節合樂三終。堂上堂下。八音齊奏。所以謂之洋洋盈耳也。是關雎二字。非專指河洲荇菜一詩。乃兼葛覃以下六詩言之也。而謂關雎爲風詩始。於此義奚涉乎。

集注。巍巍、高大之貌。此本舊注。巍巍高大之稱。下章注亦云。高大巍巍。而集注於下章亦曰。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皇疏云。言唯天德巍巍。既高既大。唯堯能法而行之。此則後來俗解。以巍巍指天言。實自皇侃義疏始矣。論語精義。程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此則巍巍乎。確以堯言無疑。邢疏亦尚未能明析。

陸氏釋文曰。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王氏困學紀聞曰。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近日翟氏攷異

申此說。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云云。今本增有臣字。又引唐石經。予有亂十人。亂下。後人旁增臣字。愚按唐石經。蓋卽陸氏釋文所據之本也。浚儀王氏所據之襄二十八年傳。則不知是何本。翟氏謂唐石經臣字。是後人所增。因謂左傳臣字。今本所增。亦不知翟氏有據否也。而昭二十四年傳引大誓之文。何以獨無後人增入乎。揆之校讐家所以必申此說者。總因左傳疏引鄭康成說一條耳。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杜注。亂、治也。孔疏曰。尙書泰誓文也。武王自言治理政事者十人。鄭氏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邢云。十人、謂周公旦以下。先儒相傳爲此說也。就此二處。鄭康成說則文母居一。周公居二。皇疏、邢疏、所申論語注。則周公居一。召公居二。而於南宮适第九之外。別言文母。今朱子集注從劉原父說。改其一人爲邑姜。顧氏炎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大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與軍旅之事。亦必不幷數之以足十人之數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按顧氏此說極是。其改爲邑姜之說。固後人臆度。不可以爲典實。若謂先儒相傳。其一人是文母大姒。因此而謂本無臣字。竊攷詩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篤生武王。則是大姒歸周京。在文王盛年時矣。而文王年躋百齡。則武王誓師孟津。又逾十有三年之後。維時大姒大耋篤老。非特如顧氏所云在宮壼不預戎事而已。且卽使因有文母而云本無臣字。而當日誓師之語。竟直以母之尊幷數於內。而概稱爲十人。武王固必無此語言。史臣亦豈敢公然有此記載。其與有

臣字者相去幾何哉。愚常深服林氏之奇尙書解一條曰。武王但言亂臣十人。而不言十人爲誰。至孔子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亦不言其婦人與九人者何人也。至漢儒乃以婦人爲文母。九人爲周公、召公、畢公、太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此亦但以意揆之也。至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而以婦人爲邑姜。夫謂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爲亂臣亦無所據。然則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旣久遠。蓋不可必其爲何人矣。而其十人者。雖必是周、召、閎夭之徒。然亦不能一一如漢儒必實指以足其數。蓋經無文。闕焉可也。林氏此條。實精確不磨之論。學者所當奉爲定說也。然則唐之陸德明。宋之王應麟。豈非見臣字之有可疑。而欲從其無臣字之一本乎。郭璞注爾雅。已有臣字。左傳襄昭二處之杜注。亦不言其當刪臣字也。十人之數。則從林氏。以闕疑爲正。

錢塘符元嘉曰。嘗讀韓李兩文公論語筆解。有婦人焉。作殷人。翟氏灝四書攷異。引螺江日記續編曰。餘姚邵在阪云。論語有婦人焉。衞氏古文作有殷人焉。而韓退之直指爲膠鬲。似可從者。但衞氏古文不知見何書。韓退之論語筆解亦無之。以爲其人卽膠鬲。亦無憑據。翟按陽羨任氏啓運四書約旨。又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朱子未見石經。故從邢疏本。漢石經之略見於今者。前四篇與後四篇耳。泰伯篇久悉湮沒。任氏獨何從見之。此言亦顯無憑據。方綱謹按。此駁任氏漢石經之說。確不可易矣。而謂衞氏古文不知見何書。則猶未足以斷定其必無也。然任氏所以傅會爲漢石經者。亦由古文演說耳。按篆文。婦左𠬝。與殷左𠬝。皆中有彎迴之筆。易致譌淆也。婦右上𠬝。與殷右上𠬝。皆向右折垂。亦易致譌淆也。婦右下𠬝。

與殷右下彐亦易致譌淆也則以爲轉寫之譌理或有之此則所引衞氏古文及韓李筆解之說不能盡駁爲無稽者也至於指殷人爲膠鬲實無可據今所傳十人指爲望散諸人尙無的據而況又指名膠鬲乎然而揆聖人立言之意則有殷人焉以時代言之義極分明既與上文唐虞際斯相貫且與下文以服事殷相貫殷字實勝婦字遠甚雖亦未能指殷人是某人而所謂十人者又何嘗一一臚列指爲某人乎若無作殷人一說則此句止當闕疑若有作殷人一說則竟當存以備攷不可因任氏之臆指漢石經而概沒之也以篆勢論之非敢傅會古文一說也至以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語義求之則若十人內有一殷人更見天命靡常歸於有周之義矣而若作婦人則且勿論依顧氏說周之興業不借閨才而武王當日何爲必以一婦人數在其內乎於事理語義皆所不肖也則前人引據古文之說雖不必從而以備資攷則尙無礙耳

卽以韓李筆解今所傳本已非必盡出當日原本則其謂昌黎直指爲膠鬲又焉足泥乎總之治經之要初不須句句求得其實而指之也其一本作婦人則遂臆指爲文母又改指爲邑姜其一本作殷人則臆指爲膠鬲初無所據之來處而必實其人以解之此最後世讀書者之通患耳

黻冕集注黻蔽膝以韋爲之按皇氏義疏以十二章之黻與韠黻二義兼取爲說邢疏則專取蔽膝義集注因邢疏也近日婺源江氏永曰黻與韍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兩己相背之形韍是韋蔽左傳衮冕黻珽當作韍今左傳本乃與下火龍黼黻之黻同蓋轉寫之誤耳若論語禹致美乎黻冕

左傳。曾侯以黻冕命士會與冕連文。皆當爲黼黻之黻。故鄭注論語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既引鄭注。乃解黻爲蔽膝。誤矣。今集注亦承其誤。江氏此說是也。然語類又申言韠字。引左傳帶裳韠舄。則又以左傳帶裳幅舄之幅譌爲韠矣。同在桓二年臧哀伯條內。而衍至三處相混。學者可勿審愼乎。非敢因江氏此條而輕議朱子也。

文在茲。孔、馬、注。皆未析言文之義。皇疏以文章言之。至朱子集傳。以禮樂制度言之。此固皆文內所有之義。然要未可執一處以舉之也。

大宰章集注。多能、非所以率人。率、彀率之率。卽律字也。

雖少必作。集注。或曰。少、當作坐。翟氏攷異云。據皇氏義疏。本作少者。而史記作雖童子必變。則少、去聲無疑。高氏問辨錄引鄉黨篇雖狎雖褻爲證。亦甚顯確。

忽然在後。翟氏攷異據唐宋石經、及七經攷文引古本。又後漢書黃憲傳、列子仲尼篇、諸書所引。皆作焉。蓋當以焉字爲定本。

病閒。釋文、集注、皆如字。說文、玉篇、皆古閑切。隙也。此於如字音義爲合。若讀去聲。則是迭代之訓。與釋文集注如字不合矣。

困學記聞。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愚按。孟子孫氏

音義亦言音捨。蓋沿釋文之讀久矣。此言不止息。則於晝夜義爲相貫。若言不捨。則與此章逝字。孟子原泉章進放字義。皆不甚貫矣。晝夜可以取捨言乎。豈惟以朱子晚年之書而始從其音耶。苗而不秀章。皇疏、邢疏、並以爲爲顏子言之。翟氏攷異亦歷引牟融理惑論、彌衡顏子碑、李軌法言注、諸書引用此語。爲顏子而發。朱子集注。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以致勉人之意義。自不妨互見。而疏語必有所承。且記者與上二章相連屬。疏義不可廢也。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邢疏云。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朱子集注。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卽邢疏說也。皇氏義疏云。今謂我今師徒。愈不明白矣。近時俗解。乃又謂安其將來不如我今所期望。此於本文增出期望。亦非也。以愚見。此句今字。卽指後生時言耳。蓋論人者每有輕視後學。謂長大反不及幼時之慮。此在警後學立論。自無不可。而夫子則正欲鞭策後生。不爲輕量。謂豈可以此輕之乎。此必當時有輕量後生之議論。而今無由知其語勢所自也。記論語者。但記聖言。亦不須著其語所緣起也。而其語勢實是如此。疏家自誤會耳。

子路終身誦之。此終身字。猶如攷工記鄭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陸氏釋文云。鄉黨第十。凡一章。邢疏云。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至朱子集注云。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蓋皆未敢議陸釋一章之說也。按陸氏釋文。自學而第一以下。每篇題下皆撮計凡幾章。故於此篇。既不能逐段分章。不得不云凡一章矣。記魯論者。分條系述。何嘗有統爲一

章之說。孔門弟子記聖人言動節次初不計及撰釋文者有篇題撮舉之例也。竊謂分十七章自無不可而陸氏凡一章之說不足據也。　朱子雖云分十七節。實則集注所云此一節記某類者。十有四節耳。餘若席不正節、廐焚節、色斯舉矣節。皆不能以記某事類標舉之也。入大廟節。又以見於前篇。目爲重出。其實若曲禮所記條目。亦皆以類相從。豈必分幾章幾節乎。又如齊必有明衣節下。集注云。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是則朱子之意。又未嘗不以每段自爲章矣。所謂分節者。仍沿邢疏語耳。

朱子集注引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說而諍也。按說文。止有誾和說而諍也。侃、說文無此字。不知朱子何以引說文也。集韻。侃、剛直也。亦不引說文。

君召使擯一節。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解者謂夫子時爲承擯。蓋以承擯在上擯紹擯之間。與左右更迭語。故知是承擯也。至此下趨進一節。賓退一節。則江氏鄉黨圖攷據儀禮注疏。指爲夫子攝上擯時事。其說曰。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攷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上擯也。此趨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也。聘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擯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此上擯者入告出辭玉句下。鄭注。擯者。上擯也。賈疏云。知擯是上擯者。案上相禮者皆上擯。故知此亦上擯。蓋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朱子釋宮堂下至門謂之庭。中庭者。南北之中平地處也。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聘禮所云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聘禮不言

趨。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其容也。俗解不知趨進之義。謂入門時。擯者趨入有事。不知君迎賓入門。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攷之。又曰。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云。賓不顧。據上擯送賓後。迴謂君云。賓不顧矣。故引孔子事爲證。若然。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也。若不攷此注疏。則鄉黨復命二字。似爲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當時爲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詳江氏此二條。賓退節則據賈疏。孔子攝上擯趨進條則據注疏。是廟中相禮上擯之事。而二條鄉黨此章相接書之。於注疏事義皆合矣。鄭注於上擯送賓條下。幷引君召使擯句者。敘其緣起也。江氏曰。知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尤重矣。此雖卽鄭注幷引君召之句義。然江氏此攷。所列大門外擯介傳命圖。仍同諸家常說。云夫子爲大夫。在承擯之位。故傳命出揖左人。則左其手。傳命入揖右人。則右其手。至入廟攝上擯也。據此圖說一條。則揖所與立節。自仍是承擯時事。而趨進、賓退、二節。則以攝上擯時言之。在君召使擯一節。或卽合其在本官爲承擯時之召。與使攝上擯時之召。渾挈於前。亦未嘗不可。若必如

江氏所云。君召。專指使攝上擯。見特召之命尤重。則無以處揖所與立節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集注。由闑右。不踐閾。此用曲禮語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疏云。門以向堂爲止。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此大夫是臣。臣皆當統於君。故出入君門恆由闑東也。江氏永曰。有謂入以闑東爲右、出以闑西爲右者非也。此雙峯饒氏不攷注疏之過。

近時講章。謂過位、君之虛位。是在外朝。惟江氏永鄉黨圖攷曰。諸侯之三朝。庫門外爲外朝。聘禮疏。諸侯外朝。在大門外。路門內、路寢之堂、爲燕朝。鄉黨篇、升堂侍食、皆是也。路門外爲治朝。過位亡是也。文王世子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疏云。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之朝。則此路門外亦爲內朝也。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於亡。徧揖羣臣。揖者推手稍前。非若今之揖也。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路門外是平地無堂也。退適路寢則君位虛。君更視內朝。羣臣當入。故鄉黨記過位一節也。周禮天官大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此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庭。廷者、平地也。今人不攷古宮室之制。既不知三朝惟路寢有堂。又不知外朝在庫門外。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升堂爲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貽誤後學甚矣。或據周官司士。王入內朝。自退。又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以此疑羣臣不從君入。則江氏云。君視路寢門內之內朝。或與羣臣行燕禮。或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此特舉其一端。

非謂燕朝專爲宗族視也。孔子爲司寇。或君有命。或有所言於君。乃升堂。既下階。仍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又或據攷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以此疑路門外非平地。不知所謂路門外庭爲平地者。言其中間平地無堂階耳。若匠人云。外有九室。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此以後世朝堂比例者。猶今朝房百司治事之處。豈路門外全無諸司公所乎。又非中間臨涖之朝堂可言矣。不得以此疑也。竊詳江氏此條。以過位在治朝。不在外朝。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階。其說皆允當矣。惟是時齊風疏引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立處。曲禮孔疏。亦謂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此與高誘淮南子注及荀子大略篇皆合。而江氏必謂諸侯屏在路門外。乃僅據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謂路門內不見有屏。以此駁正孫注孔疏之說。則究未爲的據也。然而江氏謂過位在治朝。是路門外。以駁正俗解虛位在外朝之說。實爲允當。而於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究未能確有所質。則豈得遽駁孫注孔疏乎。

執圭。集注。圭、諸侯命圭。此本包咸注云、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也。然周禮春官典瑞及攷工記玉人。皆言瑑圭以覜聘。則聘問鄰國所執者是瑑圭。非桓信躬蒲穀之命圭明矣。此瑑圭者。但有圻鄂瑑起。而無桓、信、躬、蒲、穀之文。其制減於命圭一寸。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也。从玉。篆省聲。說文所謂起兆瑑者。卽周禮鄭注瑑有圻鄂瑑起也。包氏注謂執君之圭。蓋謂此行聘之圭。是君所有耳。然與桓、信、躬、蒲、穀之命圭相混矣。集注亦偶沿其誤。江氏永曰。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之文入聘禮篇。則圭

固有辨矣。而集注未及追改耳。春秋昭五年傳疏引禮聘圭及繅之制甚備。當引據之。

享禮。集注。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此本鄭注語也。江氏圖攷曰。享禮用圭者。惟二王後享天子也。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鄭此注。謂於諸侯用璧琮。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鄉黨篇鄭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邢疏引小行人文。不能辨正。集注遂承其誤。

困學紀聞。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注。一入曰緅。石林云。攷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縓。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集注謂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亦用孔注。此條原注云。正義曰。一入爲緅。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讀緅爲縓。當以石林之說爲正。近日江氏永亦云。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是以練衣一染之縓爲緣。而孔氏注云練服。是誤以緅爲縓矣。邢疏不能正。集注以因之。江氏又云。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繢。純以青。純以素。是也。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竊按江氏此條。則直不必以齊服練服爲義。最爲分明直截。

程子經說。必有寢衣一條。疑當連下文齊而言。故曰必有。朱子集注從之。毛氏奇齡曰。寢衣人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猶上文褻裘人所同。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故連記之。今注誤解寢衣。反以爲前後不接。乃欲移此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按凡經之文。苟非萬分講解不可通者。愼勿以錯簡疑也。此條程子之意。第執必有二字。與必有明衣之必有二字。謂以類從耳。然褻裘長、短右袂、之長短。於此寢衣長有半。非以長短之類相從乎。下文齊必有明衣。與齊必、居必、三必字。非亦以類相從乎。孔注曰。寢衣、今之被也。寢衣卽被。何以必齊宿乃有之也。此則別詮寢衣。已不及舊注明白。而顧以錯簡言乎。孔注。寢衣、被也。固未言所據何書。然朱子集注。別有寢衣。亦何嘗言據某書乎。同一未言所據。則自當從其在前者。

吉月。必朝服而朝。邢疏。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朱子集注。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朱子之意。蓋以若非致仕。則吉月而朝。自是常禮。不須特記也。然邢疏明言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則吉月之朝。定哀間未必每月朔皆依行之矣。邢疏謂孔子恐其禮廢。自是正解。不應專舉致仕以後言之爾。

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撤去。漢書食貨志。論語曰。酤酒不食。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齊之時也。據此顏注。古經師相承。皆以此條爲齊時之事。於不撤薑食。義尤當也。然經文此條不言齊。則古說師承所自。不可以意度也。若援皇邢二疏本。皆以齊必變食屬此節之首。以見此是齊時之事。固牽合多事。至有謂此是齊類之文。錯簡

在此。則更非矣。然顏注謂指齊時。必非無據也。

不使勝食氣。釋文云。氣如字。說文作既。云、小食也。按說文引論語。不使勝食既。惠氏棟曰。氣、本古餼字。是既與氣同。然陸氏釋文。已謂氣如字。則不始於朱子矣。雖疏食、菜羹、瓜祭。邢疏引玉藻瓜祭上環釋文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論衡及南史亦皆引作瓜祭。然釋文雖謂瓜字從古。而既有魯讀必之說。則亦非朱子所自讀矣。此二條皆古說之可從者。而今皆從朱子集注之讀。則無甯仍集注爾。

山梁雌雉節。集注引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常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按爾雅。鳥曰臭。此字从目从犬。非臭味之臭也。釋文。嗅、許又反。是則臭味之臭。著口旁矣。以愚見繹之。卽使作口旁。亦非臭味之臭。許又反者耳。邵晉涵爾雅正義。嗅與臭通。是也。右半臭頂上無撇。蓋從刊寫誤作嗅。實無此字也。

又附記者。近日婺源江永愼修著鄉黨圖攷十卷。於宮室衣服諸制。皆詳核精密。其最有功於聖經者。攷檀弓合葬於防二條及喪出母一條也。已採入檀弓內。惟第一卷圖譜內。魯昭公八年。孔子娶宋幷官氏。謹案。幷當作并。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云。并官聖妃。宋大中祥符元年。鄆國夫人敕。亦作并官氏。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十四淸部內。并官複姓。注引見賢傳。孔子娶并官氏。方綱嘗於國學及江甯府學。見元明加封詔書碑。皆作并。何焯曰。孔子娶於并官氏。自王應麟姓氏急救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并。而正義從流俗作幷。誤也。又第二卷聖蹟內云。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傳。襄公

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世家。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公羊、穀梁、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系之。則亦誤。竊謂孔子生年。當以二傳爲信。月日當以穀梁爲信。方綱謹按。陸德明公羊傳釋文云。庚子孔子生。此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據釋文此條。則陸氏所見公羊傳本。亦作十月庚子矣。然依公羊穀梁二傳。俱以爲襄公二十一年之十月庚子。則經固明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月既是庚辰朔。安得有十一月庚子乎。此陸氏但就所見公羊傳。一本作十月庚子。一本又作十一月庚子。以資攷異則可。以傳信則未也。江氏曰。司馬遷年表世家。舛錯非一。其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漢時亦尙公穀之學。何以記孔子生年。必與公穀差一年乎。方綱則謂江氏不信史記之二十二年。欲從穀梁之月日。而未嘗攷陸氏釋文所見公羊傳一本亦作十月。今合公穀二傳詳之。知公羊傳當以陸氏釋文十月之本爲定。則公羊與穀梁月日合矣。惟其在漢時崇尙公羊穀梁二傳。而司馬遷史記世家必書二十二年。正見年當從史記。而月日當從公穀也。則是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無疑也。宋人程公說春秋分記。置朔多與杜預長歷不合。惟此年則杜預程公說春秋分記皆十月甲戌朔十月。既是甲戌朔。則庚子是十月二十七日也。周魯之十月。卽夏正之八月。是以今世相傳。聖人誕生。在八月二十七日。允爲符合矣。

論語附記卷下

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注。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按此范升傳奏記與亢倉子義正同。謂閔子善事父母。而人無有間言於其父母昆弟也。至陳羣曰。言閔子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皇氏義疏申之曰。言閔子騫至孝。事父母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間之言。謂盡美也。按此說則是人無間言。謂無有議閔子之未盡者。以見閔子之孝。此則不若朱子集注引胡氏說矣。然此章自以後漢書范升傳及亢倉子爲定說。而亢倉子語尤明白。

若由也句。集注。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今見皇侃義疏本。子樂下。有曰字。而陸氏釋文亦未詳言。蓋皇氏義疏本自宋南渡後久佚。而陸氏釋文亦偶未及之耳。

魯人爲長府。鄭康成注。長府、藏名。藏財貨曰府。疏引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以證之。然亦不能詳魯長府之實據也。春秋昭二十五年傳。昭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亦不引論語鄭注也。魯人爲長府。雖無歲月可攷。然謂魯人改作以崇利聚斂。特因鄭注藏貨財之語而演說之。亦無載籍可證。翟氏攷異。遂

謂季氏因惡昭公。而欲率國人卑其閉閟。俾後此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此特因長府偶見於昭二十五年傳。而就季氏演爲此說。則視講章之因藏財貨而演說者。庸必愈乎。杜注官府名。本無確指。而論語載閔子之言。夫子之言。皆渾淪含蓄。不知諸家何爲而必爲之演測推論。若親見當日情事。此說經之通弊也。

師也辟。皇氏義疏本作僻。史記弟子列傳亦作僻。馬融訓爲邪僻。固不可從。而集注便辟。則又未免自定詁訓矣。集注蓋以此辟字訓爲友便辟義也。近日惠氏棟論語古義一條云。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謂巧爲譬諭以求容媚。徐彥曰。今世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按此在公羊傳定四年。徐疏以巧爲譬諭本於鄭義。而馬融之說。謂便辟、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媚。皇侃義疏。馬融曰。巧避人所忌。是馬融作避。不作譬也。惠氏謂馬鄭皆讀辟爲譬。誤矣。然徐彥唐時人。其謂今世論語音者。未知誰氏之書。而徐疏主鄭義。讀辟爲譬。與馬融讀避。亦皆非也。漢書佞幸傳云。董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贊曰。咎在親便嬖。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則便辟卽便嬖之明證也。書冏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皆同此便辟也。益者三友章。集注以爲對友直言。已非其倫矣。而師也辟條下。則豈得援此便嬖以爲義乎。公羊徐疏所謂論語音者。固不可攷。然陸德明。顏師古。同在唐初。而陸云。婢亦反。顏亦以論語便辟。注於漢書贊便嬖之下。則便辟與便嬖。音不同而義同也。便辟之辟。婢亦切。便嬖之嬖。博計切。而玉篇引說文。便。僻也。則陸氏釋文之音。卽徐疏所謂論語音者矣。其實便辟音義

皆通於僻。而義則並通於璧。論語。孟子。尙書。漢書。俱在未定四聲以前。奚必執馬鄭避讐之音訓乎。喭。何注引鄭云。子路之行。失於畔喭。疏。舊作昄喭。王弼云。剛猛也。此卽書無逸乃諺古本是喭字也。林氏書解。尙仍注疏畔諺之訓。至蔡傳則竟作謠諺解矣。宋儒之輕變前人訓詁。卽此類是也。竊謂朱注粗俗也。亦尙未免牽於諺俗語之訓宜。不若古注剛猛之義。

子張問善人之道。孔安國舊注固不明析。至於朱子集注之解。雖與漢志之義足以相證。漢書刑法志。善人不入於室。顏師古曰。論語。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固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然漢志及顏注。其所承必有自。而於語意究未明也。蓋此說於問辭之道二字。究竟未見著實。且以爲善人不踐成法。坐實善人不學。則是畫定善人界局。尤與聖人開迪學者之意未能肖也。翟氏灝曰。言善人生質雖美。若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於深奧。如此解庶於道字貼合。且不失聖人勉人爲學之旨。踐迹入室。乃串融一義。二不字相承。作反揭之筆。此說雖仰質於朱子之前。何不可也。夫子嘗言善人不得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聖人之重思善人如此。豈有畫定善人不學之理。況此章問答。並無未學之語。凡說經。於本文所無者。究所宜愼耳。

季子然。孔安國注云。季氏之子弟也。近日講章有謂季子然是季孫意如之子。無據之說不可信。

論語一書。記聖人與諸弟子答問。未有若四子侍坐言志一章。依事順敘而曲盡微妙。眞化工之筆。聖心妙蘊。固於與點發露之。朱子集注亦能發揮。曾點曾次。然愚竊謂。集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此句欲

託出與點之神。而未免稍礙也。夫子發問。原以酬知之具爲本指也。若必謂兵農禮樂。特規規事爲之末。則豈夫子問酬知之具。必超乎事爲之上。而後謂之酬知耶。若論聖人胷中。志大道之行。復西周之盛。舉文武之方策。從先進之禮樂。固非一時一事所可言也。然而聖人行道。未有不從實事始者。卽老安少懷之願。亦何嘗在兵農禮樂外乎。若必先薄視三子之撰。則是此章專取曾氏之春風沂水。而不取三子之有勇知方足民宗廟會同。卽記者前後敘事之實境皆不合矣。集注又載程子曰。子路等所見者小。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信斯言也。則夫子所謂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及所謂富之教之者。非治國之事而何。且此章發問。原欲四賢自明其酬知之具。而反於兵農禮樂皆所不取。則於聖人立教。弟子記言。皆失其指歸矣。善乎集注所載程子第一條云。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遊心千里之外。然此身卻只在此。此雖在圈外注。然視圈內注初無舍己爲人云云。更爲精粹。此眞聖賢實學實境。此章與點與三子之所以然。皆貫攝於此數語矣。蓋夫子使四賢各言其志。初無超曠事外之想也。夫子聞由、求、赤之所言。雖有微哂一小停頓。而三段皆無低昂取舍之判也。方三子言志縷縷之際。維曾點則手揮絃而耳屬三子。而心目屬子也。點有意而夫子無意也。及四子言志皆畢。三子出而曾晳後。維時曾晳則意中仍有三子之言。乃夫子則意中渾然不分別三子之言也。點有意而夫子無意也。此則聖人與四賢分際之不同。曾晳與三子分際之不同。曾晳與夫子分際之不同。千載之下。可依文卽事而如見之。故曰此章記敘曲盡微妙也。

子路率爾而對。皇侃義疏本。率作卒。注與義疏皆作卒。翟氏攷異。按率字諸字書訓義頗多。獨未有以輕遽爲訓。若卒之讀倉末切者。廣韻云。急也。遽也。與孟子梁襄王卒然問。義正相合。今之作率。或因形近致譌。按翟說有皇氏本可證。非疑經譌字者可比。然率字其來已久。韓詩外傳亦有子路率爾而對之語。此條存以資攷可矣。

鏗爾。孔注。投瑟之聲。然孔注既云置瑟起對。則置字稍輕於正文。舍字爲近。而投則太甚。說文。投。擿也。擿則擲字矣。四書蒙引曰。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此推字爲得之矣。近有據說文引論語此句。鏗、苦閑切。一讀若擊。不知說文於輒字云。从車。眞聲。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又讀若擊。苦閑切。此苦閑切。又讀若擊。是說輒字。非說鏗字也。

論語筆解曰。浴乎沂。浴當爲沿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也。堅冰未解。安有浴之理哉。朱子論語或問曰。漢志。三月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爲證。是也。韓李筆解。疑裸身以浴之非禮。蓋不察乎此耳。按此節莫春者。自是夏正建辰之月。非周正建寅之月也。蓋此特口沿習俗之稱。猶之三百篇中詠述。偶沿夏正舊稱耳。若建寅之月。何得云春服既成哉。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聖人語言。渾淪無際。後人未易破解。皇氏邢氏二疏。皆作歸於仁君解。固不可從。卽朱子集注謂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此以天下皆稱其仁作效驗說。在朱子之意。原是就克己復禮充實仁字分量。並非矜言其效也。然而究竟是以效言矣。竊謂聖人與顏子論仁。語語是仁字實際。未必

遽以效言。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李穆堂曰。陽明謂天下皆歸吾仁度內。蓋人之不能與萬物一體者。己私害之耳。誠能一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民同胞。物同與。欲仁而仁至矣。愚按此乃天下歸仁正解。此歸字。卽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歸字也。　仲弓章。集注云。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攷也。此亦字。蓋承顏淵章言之。謂天下歸仁以其效言。故內外無怨亦以效言。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專就接物言。故必須切指其發見之徵耳。子貢章亦有此語。而子貢問辭先有終身可行之義。則不須再言其徵見處也。仲弓問仁。非專問接物之恕。故必須透與發明恕字表裏貫徹之實。亦非必意在言效也。若顏淵章克己復禮是自己分上切實入裏之語。又不得以接物之恕例之耳。愚故疑天下歸仁非以效言也。

司馬牛憂曰章。集注引胡氏曰。子夏意圓而語滯。不及朱子內注之義也。上節命字。已道盡寬牛之憂矣。非專以末節爲寬牛憂也。末節特推廣言之。乃餘義耳。知是推廣餘義則無病矣。況又有修己接人之功以實之。何害爲聖賢之言。而胡氏必援檀弓喪明事以議之。似乎此條可刪去也。愚嘗見朱子手書草藁。此條末句云。蔽於憂而昧於理。是憂字方與寬牛憂義相比附也。今板本作愛字。譌耳。當據手藁改正。

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朱子集注。文質不可相無是也。而朱子又補出本末輕重四字。更爲周密。至於謂子貢矯其弊而失之。蓋謂二猶字以文質等觀。爲失本末輕重之義。固是以質爲本。以文爲末。以質爲重。以文爲輕也。然質固爲重。文亦豈可云輕乎。卽如帝王之用文質。何嘗不以商尙質周尙文並言乎。卽如

聖人之言文質。何嘗不以野史對舉乎。在子貢此論。固不及夫子彬彬一語之圓渾。然夫子無所爲而言也。子貢則爲棘子成而言也。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二與字。集注略之。朱子或問。與作共義。駁尹氏與君以不足與君以足之說。極是。按漢書谷永傳。引君孰予足。作予字。此卽尹氏之說所本也。恐有嗜異炫博之徒。援漢書以議朱子或問者。謂予字是古本。則不可從也。此等處自以義理圓正無弊爲主。奚古本之據乎。如近日惠氏博徵詠而歸作咏而饋。以爲鄭本作饋。此適足以亂經已耳。凡若此者皆不足與辨也。

凡說經者。當就經文所有者精語之。不當於經文所未有者演測之也。子張問崇德辨惑。夫子於崇德。則正言其功。於辨惑。則反言其弊。其所以如此告子張者。愛惡欲其生死。必有所因而指發之。今不得其事由以推證之。則闕之可也。又此下。我行其野詩詞二句。亦無由得其義。則亦闕之可也。程子謂此是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之文。錯簡在此。程子因下有齊景公字。故謂此二句在有馬千駟之上。安定胡氏則謂此二句在其斯之謂與上。似胡氏之說於文勢較順。今集注從胡氏說。朱子語類云。今只得如此說。蓋朱子亦不得已而從程胡之說耳。然朱子仍載楊氏說於此後。則猶未改此章之舊也。至楊氏援堂堂難與並爲仁。以推原子張之失。則未知夫子當日所以舉愛惡一節者。果是因此而發否。此等處甯愼之。

聽訟章。集注楊氏說。牽上章子路片言折獄。以愚昧之見。凡說經義。在本章盡之矣。凡牽合上下章者。皆

後人演說也。

子張問政章。程子曰。子張少仁云云。似亦演說之類。凡演說亦有切合恰中者。然而極難。後卷子夏問政章。程子之說。亦以子張未仁子夏近小相對言之。似乎對舉較爲切耳。然皆未免於推測演說也。

樊遲從遊章。集注云。樊遲麤鄙近利。嘗見朱子手藁原本云。樊遲之爲人。鄙而近利。塗去之爲人而四字。旁添麤字。謹按攻人之惡。忿忘其身。在夫子當日言及此。或有所爲而指言之。其果爲樊遲己身之弊而發。抑或偶觸某事而發。今無由臆度矣。惟是從遊之頃而問此三事。若在今之學者。隨時隨處。近日講章有謂因從遊舞雩之地。見景事而問及於此者。不必從。能切問者已。自難得。豈復可摘平日偏處而況聖門弟子乎。聖言所以及此之故。本無事於推測。而必就問者推測及之。似尤不必耳。

集注。謝氏曰。正名雖爲衞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此引謝氏說。以爲政大體言之也。然必也正名節。自是專初衞言之。專切爾日之衞言之。至名不正以下逐層推闡。方是以爲政大體言。而衞事自貫徹耳。似乎謝氏此條。當引於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節下。於語義爲得。

蓋闕如也。近時講章有云。闕如、謂此心闕然。非闕而不問也。按許祭酒說文云。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正用此文。闕乃闕疑之闕。如講章之說。此心闕然。則與說文所引用闕疑之解不同。然就此章而論。子路仕衞。而夫子以正義告之。子路於此等大義。豈得以闕疑例之。如講章之解。於義理既精。於如字文勢亦圓。則以講章之解爲勝。奚必說文之是據乎。此較之改古訓義者。自不可同語耳。

勝殘。釋文音升。集注同之。然此字平聲者勝任之義。去聲則勝敗之義。化去殘暴。自是克勝之勝。非勝任之勝也。當以去聲爲正。

子貢問士章。總注。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按此特欲推原聖言針對之分際。於本指既無礙。於子貢之問亦無傷。視前數條之近於有意推測者爲可存矣。然以愚昧之見實亦可無庸耳。

硜硜然小人哉。鄭康成注。硜硜、小人之貌。玉篇、廣韻、皆云。硜硜、小人貌。卽本之鄭注也。鄭氏注雖在漢時。然疑此注未必有所據。蓋見本文小人哉而爲此注耳。朱子集注。蓋亦不信此注。而云硜硜小石之堅確者。則亦未知所據。或恐卽取本文小字。以配合石旁之字。爲此訓耳。韓李論語筆解曰。硜硜、勇敢貌。又孟子趙岐注。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孫奭云。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形頂切。很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悻。論語音鏗。然論語此處。陸氏。硜、苦耕切。亦不詳辨其同異也。惟史記樂書。石聲硜。王肅曰。聲果勁。此果勁二字。蓋得之矣。味本文。硜硜然上承信果。必非專屬小人之貌。此鄭康成之執此句以立訓。而玉篇、廣韻、遂泥之。不得謂爲古訓義者也。說文。硜。古磬字。是以下篇子擊磬於衞章。皇氏義疏申何注。謂硜硜。指磬聲也。然史記石聲硜下云。君子聽磬聲。則石聲硜。非說文古磬字之硜矣。自當以王肅云聲果勁爲正訓也。邢疏又云。硜硜。鄙賤貌。此又緣上文鄙哉爲訓。與此章緣小人哉爲訓。其執泥等耳。

所謂宋儒改舊訓詁者。古注本有其訓義。而必改從其便於解者。遂失古經師相承之舊耳。然亦有不見於舊詁訓。而不害其特爲訓義者。如不得中行。集注。行、道也。說文、玉篇。行無道字之訓。然此則朱子取孟

子中道。以孟釋論。奚害焉。竊嘗謂岐陽石鼓。術卽行字。而後之習篆者。以術爲道。其實說文無術字。術卽行也。此於訓義或可附參。

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然字爲句。皇邢二疏本及朱子集注本皆同。或乃謂此述二人於既死之後。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言於未死之前。當以然字屬下句。此說非也。又南軒張氏解云。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此說雖是。然禹之事實。豈獨以躬稼見乎。則於南宮問意。亦有所未盡者。竊詳此章南宮問詞。只平敘兩邊已往之事。下無疑質之言。何以特書南宮适問於孔子。此諸家所未詳審者。無怪乎欲以然字屬下句讀矣。蓋南宮之意。含蓄沈頓。全在每邊之上事耳。羿射盪舟。猶如蘇子瞻敘曹瞞曰。固一世之雄也。俱不得其死然。然字體會形容。正於此飛揚跋扈雄震當世處形容出之。躬稼者。言其身親勞苦也。而有天下。亦正卽從此役志勞苦處想像出之。此則於述古之中。自作推宕疑問之詞。謂何以如此雄震當世之人。而歸結如此乎。何以如此役志勞苦之人。而昌大如此乎。其意亦初非必欲夫子爲之斷詞也。而研思質證之意。溢於言表。所以記者特書南宮适問於孔子。而其隱隱以聖人相喻。不待言矣。若不書其問。直似南宮适自作史斷於聖人之前。則又失其義矣。故此章必要會記者書問之由。而後面面俱澈也。邢疏。然。猶焉也。尙未盡其語意。

愛之。能勿勞乎。釋文。勞、力報反。孔安國以勞來訓之。此義固偏。不可從也。然舊注二句。皆泛指君子待人。至南軒張氏解。亦概言君子之於人。未嘗分貼父之於子。臣之於君也。且如君子愛人以德。愛字何嘗定

指父慈子乎。如忠告善道。忠字何嘗定指臣事君乎。似乎渾概言之。更自該括耳。

爲命。講家多指聘問鄰國之辭命。然孔安國訓謂作盟會之詞。邢疏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命之辭。則命字所該非一事也。卽襄三十一年傳。應對賓客。鮮有敗事。應對賓客。是專就北宮文子相衛襄公過鄭一事以徵之。故其下文結之曰。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而論語此章爲命。則盟會聘問應對。皆在其中爾。

子西。馬融曰。鄭大夫。又或曰。楚令尹子西。朱注專指楚令尹子西。然春秋時既是鄭楚皆有子西。則安知或人之問。非與子產相連。問鄭之子西乎。經無明文。闕之可矣。

公叔文子。注。孔安國曰。衛大夫公孫枝。邢疏。世本。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爲公叔氏。皇侃義疏本作公孫拔。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適衛。說公叔發。注。公叔文子也。檀弓。公叔文子卒。鄭注。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合此攷之。論語注。一作枝。一作拔。檀弓注。一作發。一作拔。左傳則作發。發與拔聲相近。枝與拔形相近。蓋拔爲是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聖言本是渾淪該舉。未嘗專屬一事言之。鄭康成以譎而不正指河陽召天子。馬融以正而不譎指伐楚。蔡氏集說。以溫之會及首止之盟言之。溫之會。卽鄭說也。首止之盟則勝馬說矣。至朱子集注。以召陵城濮對舉言之。則近日顧氏棟高論之頗當。曰。朱子專以伐楚言正譎。其說蓋原於杜氏。春秋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杜注。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

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譎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衛侯。齊桓定王世子而拜天子之胙。晉文則至請隧。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至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何則。召陵雖盟。而楚滅弦圍許。毫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卽從齊。至如城濮一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甯可以數計哉。論者曰。晉不宜伐衛以致楚。尤不當矜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衛爲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則鄭。諸國之從楚。實迫於不得已。若衛爲北方大國。而曹介在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爲文昭之後。其相率而從楚。何爲者。原楚之意。不過欲結衛以搘晉。結曹以來齊魯。使天下諸侯俱南面朝楚而止耳。此門庭之寇。匪直爲報怨之私而已也。且論者之意。果以爲晉不伐衛。而遂可以勝楚。晉不勝楚。而晉遂可以霸乎。九非也。不勝楚則楚之虐燄未熄。而不伐曹衛。勢必加兵於陳蔡鄭許。目前齊宋之急未易解也。且使晉而勤兵於四國。勞兵頓師。而楚檄曹衛議其後。令楚反得仗義之名。而晉有孤軍轉戰腹背受敵之苦。勝負未可知。孰若蹙方張之寇於大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爲中原立赤幟。聖人宜錄其不世之功。不宜以爲譎而訾之也。且當日之時勢何如者。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齊取穀。楚兵威所未及者。周與晉耳。斯時楚頡之橫。埒於安史。而晉文之功。侔於李郭。假令以安史之桀驁。唐室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李郭百計殄之。收復京師。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詭道。非王者之師。鰓鰓然議其後。恐朱子之綱目。其書法不應如是。或又謂子所論者。後世之事耳。春秋未遠三代。不可以戰爭論。曰果

如是。則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至敗于泓。令首文而守拘方之見。城濮一挫。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爲大小。而又可執儒者之見以議之乎。劉氏敞乃謂宋襄能守信義。雖師敗國削非其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賤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非。嗚呼。是皆杜氏譎而不正之說誤之。其弊馴至陳餘儒者不用詐謀奇計。卒爲泜水之擒而後已。豈不謬哉。右顧氏之論爲首楚爭盟而作。而於杜注以城濮之役坐實譎而不正。實爲勘發透切。讀者似不得執朱注以概此義矣。

桓公九合諸侯。釋文。九字無音。且引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按穀梁傳范注。無又會柯。而甯母下有九年會葵邱。皇侃義疏亦云。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按皇疏、邢疏。皆以二鄄、二幽、檉、貫、首止、甯母、葵邱、爲九會。又蔡氏節論語集說。按左氏傳。莊公十五年。復會于鄄。齊始伯也。九合諸侯。蓋衣裳之會。自莊十五年會鄄。至僖九年會葵邱。凡九會也。蔡氏集說在朱子集注後。而其說如此。則朱注據春秋傳糾合諸侯。以爲卽九合者。後學已有所未敢從矣。謹案春秋莊二十七年穀梁傳云。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穀梁此傳之語。蓋亦從當日七十二子之徒。傳誦孔子之言演出者。若準此以言。則論語九合是九次衣裳之會。何疑者。更無俟撫引荀、韓、越絕、淮南、諸書所引。皆作九合。而始定爲八九之九也。近日何氏焯云。九合若如舊說。則其中有兵車之會三。本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朱

子不取。愚按此特欲專據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以言九合耳。然此特史記一條。偶有三六之數。合而爲九耳。其實論語九合。宜據穀梁。不必據史記也。且穀梁此下又云。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愚故謂穀梁此傳。卽是七十二子之徒所聞於夫子之遺說。而兵車二字。偶然另出。亦仍歸於愛民。此卽如其仁如其仁之義矣。況以穀梁所稱。則兵車之會在衣裳之會外也。若依朱子改九爲糾。則齊桓凡會合諸侯。皆得云糾合。是兵車之會反在內矣。展喜犒師。糾合乃渾舉之言。未可据以爲證也。九與糾非一字。古亦未嘗通用也。

翟氏考異。謂如其仁。其、指召忽。言管仲有九合一匡之功。則亦得比於召忽之仁。此說於義固無礙。然本文語勢自以朱子集注爲正解。毋庸議說也。至論應劭徐幹。以自經溝瀆指召忽之謬。則其說極當。聖人固未嘗貶召忽也。卽王肅注云。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云云。按子貢之問。本未嘗及召忽也。夫子答二賢之問。亦無一語及召忽也。召忽之死。夫子無異辭。明矣。豈惟不貶哉。王肅謂未足深嘉。於義偏謬。於文亦自生枝蔓耳。

朱子集注。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用舊注孔說也。朱子此下又足之曰。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此卽伊川所謂聖人言語抑揚處。對未仁之問而言也。如其二字。活相之甚。雖謂其功若近仁者。而究非實以仁許之耳。近日袁氏枚。謂夫子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以仁。何至管仲而許以仁。管仲果仁矣。天下豈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不知禮者乎。前後不合。此蓋齊之弟子所記。齊人最尊管

仲。此非齊論而何。袁氏此說非也。愚竊謂此處如其仁如其仁。卽是穀梁傳信其信仁其仁句法也。穀梁莊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云。同者有同也。同曾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詳穀梁此段。實從論語此文出也。蓋當時孔門問答之詞。弟子所傳。而穀梁演說之耳。且以文義繹之。正惟夫子未嘗以仁許管仲。所以此處偶一對未仁之問。作此舉似之語。聞者遂記述之。而沿入穀梁之演說。論語穀梁兩處語義。皆不可泥也。嘗譬諸杜甫十七夜月詩。秋月仍圓夜。正言其不圓也。

春秋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集注載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豈計魯人之衆寡哉。朱子或謂程子之意。以爲夫子之告魯君。必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弒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近日顧氏棟高著論以辨之曰。嗟乎。此誠知己知彼。乘機赴會。足徵大聖人經濟。不外尋常理勢之中。而程子之言殆失之矣。夫興師討罪。兵凶戰危。必計出萬全而後可舉事。若不計其力之不能。則如王元謨之伐魏。韓侂胄之伐金。何嘗不名正言順。而卒喪師辱國。蹙地千里。若謂名其爲賊。無憂不服。則如漢翟義之討莽。徐敬業之討武氏。海內翕然稱義舉。終於家族誅夷。

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於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於事而禍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爲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迂緩不識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愚其民久矣。獨當驟弑簡公人心惶駭。齊之義士。尙有挾公憤而思食其肉者。簡公之人。尙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故其道可急取。不可緩圖。宜獨斷。不宜牽制。必若告於天子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當日之方伯則皆也。且聽命於韓、趙、魏。與陳氏脣齒耳。告之萬萬無益。而周皆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羈時日。徒令陳氏得以其間。收合人心。誅鋤異己。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眞能命將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曾謂大聖人而出此。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尙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衞。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吾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恆之首。亦當誅爾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齊亂。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夫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宋之儒者以力爲諱。而但執正誼不謀利之說。謂事第當揆於義。不論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則書所謂同力度德。孔子所謂好謀而成。非矣。孔明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謂其謀出萬全。至事之萬有一失。則聽之天耳。夫豈僥倖以嘗試者

哉。右顧氏之論。透切極矣。而方綱竊申之曰。此事在左氏續經傳哀十四年夏六月也。厥後惟陳恆帥師救鄭。杜氏注云。知伯畏其得衆心。尙在此後十有三年矣。此間陳恆事不詳具於經傳。而史記田氏世家云。田常旣誅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衞侵地。史記此條。正與魯之衆加齊之半語相印證也。夫以陳恆之虐燄方熾也。宜若無所顧畏者。而曰懼諸侯共誅己。可見爾日陳恆之在齊。方跼蹐不自安之時。正是吾夫子於魯沐浴齋戒。如臨上帝。如對文武周公之時。假若其時。魯君聽夫子之請。夫子必有所以肅布軍令。卽此一舉。而討齊之大逆。警魯之權奸。興周道於東方。踐春秋筆削之大法。胥於是乎在矣。顧氏猶淺言之。以爲未必卽梟陳恆之首。是尙未足以盡聖人此請之經略也。朱子或問。申程子說。謂左氏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謬。然竊考論語記此章。蓋在左氏續經傳之後也。陳恆之死。在平公之末。宣公之前。蓋去此後又二十餘年矣。論語此章稱陳成子。則是陳恆死後所追書也。左氏續經傳。與此詳略雖微異。然彼是魯史所記之本文也。豈得以爲傳聞之謬耶。況以顧氏之論。糾正程子之失言。極透切矣。而愚猶以爲有漏略者。刪去左傳三字耳。善讀此傳者。須先善會此三字也。曰請伐齊三字。則是當日沐浴入朝。旣經剴切敷陳。不知凡幾千百言矣。如所謂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其鄰國。況其在秉禮之宗國。此皆在三字內包括盡矣。此下魯爲齊弱數語。特因哀公問及此。而夫子重與指畫之耳。並非當日沐浴而朝。專措此數言也。況在舊史一簡中。前對君之語非一詞。而止以三字括之。後對君之語。則因問而終及之。此乃敍事疎密相間之宜也。愚豈敢因顧說而妄疑集注哉。集注又載胡氏說先發後聞

一條。在朱子固附及之。然此皆不待辨矣。

勿欺也。而犯之。犯顏之上。先著勿欺一層。學問、性情、氣節、涵養。無義不該在內。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疏本及皇氏義疏。皆連上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爲一章。今朱子集注雖分二章。而集注云。因上章而類記之。則上章不得以重出論矣。卽南軒張氏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注解已見上。不云重出也。翟氏灝曰。詩采菽箋思不出其位疏。言引論語。不云引易。雖孔子十翼。當必曾子所習聞。而此經亦不云引易易象傳。又多一以字。卽安知非古有是言。而艮象稱之。曾子又稱之乎。翟氏援牢曰節以證此是類記之言。此雖不必援彼爲例。而連上爲章。舊本如此。似亦未可畫斷上爲重出。乃致俗塾皆置不在其位一節。不復過誦。則亦非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氏義疏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邢疏云。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按皇邢二疏。皆以而字串遞說。此自是正解。朱子集注。改作二項對說。四書辨疑曰。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斯言當矣。蓋若作兩平對說。則言字初未嘗專指不顧行之言也。而豈遽足恥乎。過者欲有餘之意。則夫子以兼人退仲氏。正謂不肯專以過餘爲行耳。此作兩平對說。未必是聖人語義也。或又謂如疏說。必須改而字爲之字乃可。不思邢疏本正作而字。而字從言字順遞而下。何不可者。而必改舊解乎。

夫子自道也。邢疏、朱注、皆以謙辭爲說。永嘉蔡氏節集說曰。節謂子貢云夫子自言其平日所能行者爾。

愚按蔡氏此說是也。蓋若非夫子平日躬親具之。安能言仁智勇之實詣如此乎。夫子之聖不自聖。子貢之知足知聖。面面圓徹矣。謙意自在此內而不必以謙言也。

賜也賢乎哉。集注。褒之而疑其辭。竊詳。此乎哉非疑辭。此賢亦非褒也。猶如由也好勇過我。豈是褒之乎。正因賢字非褒。所以乎哉非疑。圈外注。謝氏曰。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深得賢字非褒、乎哉非疑之妙。

不逆詐章。圈外注。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此說無義不該。而此章上下句義皆醒豁矣。此正解也。蔡氏集說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是固誠於待人矣。然苟無先見之明。則人之果詐也。果不信也。吾且受其欺矣。故必曰。先覺者是賢乎。以其燭理既盡。物無遁情。猶鑑明於此而妍醜自不能隱也。蔡氏此條。即楊氏之意。而發明極當。此爲定說。其後來講家誤會抑反語辭。而多出層折挑撥者。皆非也。

老子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仁之身也。翟氏考異曰。觀此則表記以爲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而世所傳孔子學於老聃者。不足信也。謹案學於老聃之說。蓋因問禮一事而演說耳。老子爲周柱下守藏室之史。於舊典必有深悉者。故孔子問之。史記本傳明言老與儒道不同。何嘗謂孔子學於老子乎。近日惠氏禮說。於考工記畫繢之事條下。駁正此事。而翟氏此條更爲顯明。

莫我知也夫一章。義理精奧。消悉深微。聖門如子貢。尚有待於研問。何況後之學者。焉能仰窺哉。今既經朱子集注發揮闡繹。於聖人精詣。學人鑽仰。徹上徹下。毫髮無罅漏矣。然聖人言語。面面圓瑩。由朱子集

注闡發之。則下學上達。直透萬古升堂入室之微言。雖聖人復起。亦無以易之也。讀者第守集注所解。正恐終身探索不盡矣。至若此章之本旨。則邢疏爲正解。永嘉蔡氏節論語集說。在朱子集注後。亦採伊川南軒之說。而謂節按此亦夫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此卽邢疏說也。邢疏曰。孔子言己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非人也。下學而上達者。言己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言惟天知己志也。按此則下學而上達一句。乃是上承不怨尤。下接知我其天。中間一自審之語。與朱子謂循序自修作聖學功候者。指歸別矣。章首莫我知句。亦非必欲發子貢之問也。史記說苑皆系此章於西狩獲麟條下。史記世家。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人事浹。王道修。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書所載如此。今雖未能卽執此以爲必在西狩獲麟之日。而莫知之歎。知我其天之歎。所繫深矣。若必皆不援據。直以爲深言學問之功。於義理固極其精。而於此章本旨。究屬借作學者事矣。故不得不因朱子集注而附綴之。

下學上達。聖心通於天也。知我其天。天心通于聖也。天時人事。無不該貫其中。此章直以運會氣數深致天人之應。所以下章卽接將行將廢之皆命。而辟者、作者、與晨門荷蕢連類及之。記者其重有感乎。

百官總己。注疏本載馬曰。己、百官。皇侃義疏本馬融曰。己、己百官也。按義疏多一己字。其義更明。言此己

字是指百官自言己身也。疏云。百官各總束己之事。故云總己。又云。百官各自束己身也。邢疏於總己二字未見詳訓。而其訓冢宰二字云冢宰、大宰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此句百官總焉。已非本經總己總字也。朱子集注乃云。總己謂總攝己職。似因邢疏百官總焉句而言總攝耳。其實此句無攝字義。

衞靈公篇首至知鮮章。集注謂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本王肅說也。然此等處宜各就本章解之。不必牽合。

行夏之時。非僅謂當法夏朝之建寅爲正也。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鄭氏此注最精審。蓋夏朝四時之書。或有在小正篇之外者。其於朝章國典。或尙有不僅小正篇所紀。而鉅細法制悉依此節候爲準者。今不可考耳。聖人論爲邦。則政令之宜。皆宜準夏朝之按節候以爲行事之程。故曰行夏之時。行字方明白也。卽以今所傳小正篇。如正月、緯耒均田、二月、綏多女士、萬用入學、之類。凡教養政典皆依夏時之書行之。此所謂行夏之時也。若止謂指夏朝以寅月爲正月。則大戴禮記誥志篇云。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云云。則虞與夏皆建寅矣。何獨稱夏時乎。況舜典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此固明是有虞建寅爲歲首也。推而上之。堯典分命羲仲四節。此固明是陶唐建寅爲歲首也。特以唐虞書闕有間。雖有春夏秋冬四時成歲之紀。而按節候以行政典。則就其可考者。宜悉準夏時耳。蘇氏書傳。乃謂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是何說哉。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俗解或因人之生也直。輒將此處直道而行。作民之行直道者。固非語義矣。其知三代之君行直道於民者。則得之矣。而尚有病其於斯民也三字所以二字不能融貫者。總因誤會所以二字耳。此所以字。與他處所以然之所以二字不同。所字、連上三代之爲爭。以字、連下直道而行爲義。以、用也。言此之民乃是三代聖君所用直道行之之民也。所字以字分開說。所字虛。以字實。所字貼三代之王。以字貼直道之行。解此。則集注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全是以字運用所字。不詁自透矣。

史闕文。包咸注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疏云。史、掌書之官也。文、字也。皇氏義疏。古史爲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漢許愼說文。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使天下學者疑。按注疏及許愼所引。此闕文者。以文字言之。非專謂事之傳譌。及篇之錯簡也。但記事之疑。篇次之疑。亦未嘗不該在內耳。　古時字少。況在春秋以前。秦篆尙未萌孽。隸則更遠不相及也。轉注假借源流沿革之故。豈易言乎。世遠無徵。正宜由吾夫子斯言。仰而體之。敬而溯之。

聘禮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據此。則辭達而已矣。當合過與不及二義以見其達。集注不以富麗爲工。蓋本孔安國曰不煩文豔也。專以過言。似於義稍偏。

祿之去公室五世。鄭康成注。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自宣公至定公爲五世。此集注所同也。政逮於大

夫四世。孔安國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集注則謂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按春秋昭二十五年傳。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此左傳在昭公二十五年。則論語此章在定公初年。接入定公。爲祿去公室五世。接入季桓子。爲政逮大夫四世。無疑者矣。左傳疏曰。武子生悼子。悼子生平子。政在季氏。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當據此傳注疏。以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政逮大夫四世。是爲定說。

永嘉蔡氏集說。以見善如不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合爲一章。近日翟氏考異深取其說。此二章自注疏至集注。皆分二章。若蔡氏說。則以齊景當以見善二句。於如不及如探湯。皆有不滿之義。失其旨矣。恐嗜異者信之。不得不辨。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皇氏義疏本。邢疏本。皆合爲一章。但中間有子曰字。所以集注載或說以子曰爲衍文。按此二章語義雖可合。然其果出一時之言。未可知也。集注分二章爲正。

尹文子引語曰惡紫之奪朱。無也字。惡利口之覆邦家。無者字。可見此三句平列。非以二也字引起者字。講章以上二句下一句分輕重。非也。惡利口。特言覆邦家者。尤見勘透其弊。至爲深切耳。

惡徼以爲知者。孔安國注。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朱子集注。徼、伺察也。按說文。徼、循也。玉篇。徼、要也。求也。廣韻。徼、求也。抄也。蓋要求卽說文循義。廣韻則兼用論語孔注也。伺察之義。未審所出。

殷有三仁焉。集注不咈乎愛之理。說文、玉篇、咈皆訓違也。玉篇引易。頤、六二咈經。今本作拂經。是咈卽拂

義也。謹案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義蘊深粹。而訓釋具有原委。今之嗜博者。或有欲爲孟子趙注作義疏。何如備考古籍。爲朱子集注作疏。豈不賢於俗塾村師推演朱注。名曰體注者乎。格庵趙氏四書纂疏。以孔賈自任矣。而實不同。

而誰以易之。蔡氏集說。易者撥其亂而反之正也。此卽集注誰與變易之義。但此句以字。仍卽以用也之以字。言何處可以變易之也。若謂以猶與也。似作許與之與解。恐未必然。

憮字。說文訓義與此不同。不必據也。邢疏。憮、失意貌。本玉篇也。集注。憮然、猶悵然。卽邢疏之義。然此句憮然。不惟悵惜。兼寓感傷也。凡訓詁字義。旣援舊訓。而復以本文體會之。則不妨備繹其義以附之。豈改定訓詁之謂乎。鳥獸句。非指斥耦耕隱遯一流也。祇是渾淪慨歎耳。此是憮然神理。

逸民、民字。是特著品目如此。以有位無位言也。與孟子有天民者民字相似。蓋未可執其字義以解之。

周有八士王氏困學紀聞引董仲舒春秋繁露。四產八男。天所以興周國。以此考之。當在文武時。陸氏經世驪珠。據宣和博古圖。武王時有南宮仲。翟氏論語考異又據周叔液鼎銘。叔液、卽叔夜。此或未敢定耳。翟氏又按八士皆南宮氏。旨語。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賈唐注云。八虞、卽周八士。皆爲虞官。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注。尹氏八士。武王賢臣也。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漢書古今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於周初。而鄭康成謂成王時人。劉向馬融謂宣王時。不知其別何依據。又史記周本紀。亦載武王伐紂。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南宮括展

九鼎寶玉。史記與逸周書。達、括、忽、雖互異。然皆足以備考。而集注皆未採也。

小人之過也必文。釋文無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去聲之讀。惟集韻去聲二十三問。文、飾也。集韻在宋仁宗景祐四年。則不始於朱子集注矣。翟氏考異援史記世家。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詞意相類。疑此文亦對質言。可以不讀去聲。然文對質言。則與文飾義微別也。卽以文飾義。亦未審去聲始於何時。在孔門弟子記此之時。尙未有四聲爾。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翟氏考異曰。據外傳。此本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述其言而略其本事。致覺其言之不能無弊也。愚按集注。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蓋未考其所緣起耳。然卽本文二語重按上句。則下句特申上句之義。亦初不因略其本事遂疑有弊也。但韓詩外傳一條。學者不可不知。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此一節。語義相遞。凡四重。朱注引程子說五條。朱子謂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謹按程子此條。深得卜子之精微。而朱子引此。亦深得程子之精微。其於先傳後倦二語。雖以有序言之。其實此理徹上徹下。至大至精。從教者學者一邊看之。亦是如此。從聖道全體看之。亦是如此。聖門諸賢發揮聖蘊。自曾子忠恕一語外。未有善於此者。

而唯程子朱子具體之。則漢唐已來解詁者。僅作文字讀之而已耳。

爲難能也。包咸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此將爲字不作著力字解。朱子集注曰。子張行過高。朱子之意。蓋以行字貼爲字。則是著力字也。且包注但以容儀言。乃因下章堂堂之義耳。亦非正切此章難能也。

翟氏考異曰。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論語子張篇後四章。皆稱仲尼。連次於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皆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考。方綱謹按。翟氏此條。甚有關繫。不可不詳察也。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注誄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孔疏。尼則謚也。春秋哀十六年傳。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孔疏曰。鄭元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爲之謚。故書傳無稱焉。至漢王莽。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明是舊無謚也。鄭禮注云。尼父、因字以爲之謚。謂謚孔子爲尼父。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爲此解。又王肅曰。父、大夫之顯稱。亦不言作謚。然孔穎達在唐初爲孔氏裔孫。而不知有作謚之事。但禮記左傳同是穎達所疏。而於禮記疏曰。尼則謚也。於左傳疏曰。不爲之謚。且云書傳無稱。惟據王莽時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以明舊無謚之證。則是有謚固無明證。而所言無謚。亦非有明證也。卽以所據王莽追謚孔子爲褒成宣

尼君。褒成是封孔子後之稱。非稱孔子也。惟宣尼乃是追稱。則亦不害於尼之舊嘗爲謚也。特公私皆無載籍專記作謚一事耳。亦不能援此以斷定前之必無謚也。而孔穎達更不能於莽事之外。別舉古籍某條以證其必無謚也。又雖駁鄭注。謂其錯讀左傳。而訖不能自舉所作禮記疏以尼爲謚之失也。此以上皆不得執無謚爲證矣。至於有謚。雖亦非有明證。然而檀弓鄭注明言因字以爲之謚。是卽其證矣。如謂鄭注妄爲此說。則孔穎達不應於禮記注傳會之。如謂疏禮聊以鄭說爲依。則凡經義鄭說孔疏悉依之者。皆當翻駁矣。且說文云誄、謚也。是亦卽鄭注之疏證矣。且自論語孝經中庸三經之外。他處未見有門人弟子及子若孫稱其帥及父祖之字者。而獨據此之非謚。以爲稱字。可乎。況以文勢考之。在孝經開篇首書。於謚爲合也。中庸首章特書。及後章歷言至誠特推。皆於稱謚爲合也。而論語於篇次將竟連次數章。皆於稱謚爲合也。翟氏此論。當爲定論。不得以前無所據而疑之。叔孫州仇之卒。傳不悉其何年。此章內子貢曰。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又曰。無以爲也。必皆州仇在時之語。州仇之子舒帥師。在哀二十六年。則此章在哀公十六年以後。叔孫州仇尙在也。 謹按孝經開章。首二字必是稱謚。乃見著錄之體。而唐人陸德明乃妄引他條歧說。不知敬愼。已詳見於孝經附記矣。又魯峻碑云。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此碑在漢靈帝熹平二年。正與康成同時。爾日必尙有可據之古籍也。謚爲定說無疑。

堯曰章。集注。楊氏說具其大旨矣。不必若翟氏考異目爲論語後序也。程氏謂曰子小子句上。當有湯字。是固然已。然亦不必如諸家。於此章謂皆節節疑有闕脫也。卽使魯論原記之文尙不止此。或偶有一二

脫失處。又焉能備知未具之文何如。而以後人所見度之乎。既大略見於尙書。則得其大致可矣。寬則得衆一節。亦不必牽及前問仁後問政疑爲殘斷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事雖一貫。而語則二重也。其見於書。則武成大賚於四海。此承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孔傳。施舍、己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孔疏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正指此事。據此則武成傳疏大賚是散財恤民也。其見於詩。則周頌賚篇詩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疏序、說其名篇之意。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古文尙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於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據此周頌賚篇箋疏。則大賚。合上文大賚於四海。幷合下文列爵分土建官惟賢崇德報功也。朱子集注。先引武成大賚於四海。而接云。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故朱子或問亦云。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也。此則主周頌賚篇箋疏以兼合武成傳疏之義。是以朱子詩傳賚篇云。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此句言封而兼言賞者。正與論語此節相發也。後來講章主雙峯饒氏說。謂於大賚四海普及之內。善人又自加厚。此其意亦未始非融入封功臣一層。而語無證據。致等於臆度虛造之談。時文家相沿爲說。而不究經義所由來。卽以童而習之朱注。尙忽焉不知省。又況孔傳鄭箋孔疏乎。

謂之有司。此語須善體會。孔安國注。各嗇於出納。此有司之任。朱注。出納之際。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誠恐讀者誤會。便謂有司之出納。可以吝嗇。則非其義矣。有司掌出納者。亦惟視其出納當否耳。如出

納之當。亦豈可吝嗇乎。詳此句有司云者。猶言其細已甚。民弗堪也。語意正對從政言也。此章從政。卽是爲政。爲政自有大體。故以瑣瑣有司之目相形出之。

論語孔注辨譌

沈濤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功順堂叢書及仰視千七
百二十九鶴齋叢書皆收
有此書仰視本趙撝叔重
校有跋故據以排印

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爲漢武帝博士。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皆不言其著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謂孔氏所傳古經文。字讀皆異。非別有訓解也。而其書之傳於今者。則有古文尚書、孝經二傳。識者皆疑其僞。獨論語傳散見於何氏集解中。古今無異議。近世劉端臨學博、陳仲魚徵君、臧在東文學始疑之。而未敢訟言攻之。以余觀之。亦僞書也。何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魯傳十九篇、古經注皆單行。故志云魯二十篇。復云。傳十九篇。知經傳之不相混淆也。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而於古文論語。但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而已。並不云有孔氏說若干篇。是安國未嘗作傳。其證一也。何氏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既云世不傳矣。平叔所集。又從何得。其證二也。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宜不背其師說。今考之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皆與孔注不合。其證三也。鄭康成就魯論篇章。考齊古。爲之注。見何晏序。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見釋文。今釋文所引鄭讀之從古者。孔注率同魯論。安國既注古論。字豈轉不從古。其證四也。許叔重解字序云。偁論語古文。今說文所引論語之字。每與孔注不同。其證五也。至其詮義之膚淺。徵典之舛誤。有不待明眼人而自知者。蓋當塗之世。鄭學盛行。平叔思有以難鄭。而恐人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闕里之裔孫。以欺天下後世。范武子所謂罪浮桀紂。此蓋卽其一端。予豈好辨。而有不得不辨者。作爲辨僞上下二卷。如曰不然。請俟後之君子。援西河毛氏寃詞之例可也。道光辛巳仲春沈濤自序。

論語孔注辨僞卷上

清　嘉興沈　濤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敦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

濤案。孔之一解。卽紫陽集注所本。然如此說。則當云學亦不固。不當云學則不固矣。兩則字語氣本同。不能強生分別。

又案。固當訓爲陋。禮記曲禮注、廣雅釋言、皆云。固、陋也。此蓋言學則可免固陋之譏爾。孔訓爲蔽亦非。固之訓蔽。僅見於此、焦里堂孝廉循云。一曰二字。是何晏兼存異說。非亦孔安國注。殊不知孔注本皆何氏所僞撰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案集解不言孔曰。今據一切經音義引。蓋注疏本脫。

濤案。禮中庸。溫故而知新。鄭注云。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正義引左傳賈逵注云。尋、溫也。此尋字。當爲燖字之假。說文炎部。燖、於湯中爚肉。從炎。從熱省。儀禮有司徹。乃燖尸俎。注云。燖、溫也。古文燖。皆作尋。傳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蓋尋與燖聲相近。故古文假

尋爲燖。燖又尋字之別。惟尋爲燖字之假。故左氏與寒字對言。正義曰。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故沿之使熱。儀禮疏引服注云。尋之爲言。重也。溫也。蓋重盟謂之尋盟。故解尋爲重。又以與寒字相對。故又訓爲溫。杜氏但取重字之解。而刪溫字之訓。失其旨矣。鄭於禮注。讀溫爲燖溫之溫。則此溫尋也。必是鄭氏舊注。平叔不知古文假借之例。妄加尋釋之訓。而又託之孔氏。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又案。皇侃疏經云。溫、溫燖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其解尋字與鄭義相協。又疏注云。溫是尋釋之義。亦是燖煖之義。則是騎牆之論。未免爲何氏所惑矣。邢氏疏。歷引中庸鄭注、左傳賈注、儀禮有司徹文。而申之曰。言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燖故食也。其於注中尋釋之訓。不置一詞。其識高於皇氏遠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濤案。王伯申尙書引之云。周有訓爲忠信者。小雅皇皇者華篇。周爰咨諏。魯語釋之曰。忠信爲周。是也。有訓爲親。爲密。爲合者。左氏文十八年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曰。周、密也。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曰。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是也。蓋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曰。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曰。比、合也。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合同。其所以合者則異。猶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和、同、

驕、泰。字義相近。故辨之也。其說甚確。足破僞孔之惑。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濤案。西河毛氏曰。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爲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於太祖。卽是祫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祫。是也。一是時禘。卽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礿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但羣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歎正同。則僞孔以爲祫祭之禘。非矣。

又案。或謂如毛氏之說。則但云禘不欲觀。可矣。既灌以往四字。似乎無著。灌、通作祼。案周禮鬱人。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半農惠氏禮說云。獻之屬於祼。祼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祼事。鬱人沃盥。故祼、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圭璋、祼玉。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祼之

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祼以圭瓚。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祼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享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魯人之祼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既祼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恭恪、後稍慢怠也。以上皆惠說。蓋祭祀主敬。下文祭如在一章。亦言祭之當敬。史記禮書云。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云云。蓋亦謂禮之節文。故馬融、虞翻、解易盥而不薦。皆引此二語。見周易集解。惠氏之說。似較毛氏爲長。

與其媚於奧。

奧、內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奧、西南隅。蓋本爾雅釋宮爲訓。奧訓深、國語韋注。訓幽、漢書張晏注。訓藏。廣雅釋詁。故有內義。文選赭白馬賦注。引鄭尚書注。奧、內也。而此處則不當訓內。與其媚於內。寧媚於竈。是何語耶。康成此注。其詳已不可得聞。蓋賈之意以爲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義疏引樂肇。與其媚君。無寧媚已耳。僞孔近臣執政之喻。亦恐未是。

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

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

濤案。陳仲魚徵君鱣曰。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更可疑者。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濤案。太平御覽樂部引康成此注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據此則盡善未盡善之分。在太平與未致太平之別。非謂受禪征伐也。焦孝廉云。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其說甚確。

又案。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仲舒以韶盡善武未盡善爲對。推原江都之意。亦謂文武之時。乘紂極亂之後。不能如舜之承堯。自致太平。正與鄭解相合。師古曰。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未免爲僞孔注所惑。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濤案。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正與此文相表裏。若如孔注。則是衆惡之一節注腳矣。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

濤案此注悖謬殊甚。蓋宋人春秋責備賢者之論所本。小人當恕。而君子不當恕。則何樂爲君子乎。仁字指有過者言。非指觀過者言。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布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嘆曰。掾以親故。受汚辱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人矣。是兩漢人解此經無如孔氏說者。又南齊書張岱傳。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此必漢論語家相傳舊解。禮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實與此言相表裏矣。

又案。義疏引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其說亦與孔異。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謂速數之數。此據皇氏義疏本。邢本不言孔曰。

濤案。釋文曰。何云。數、色角反。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然則此言卽與無伐善施勞相表裏矣。孔讀爲速數。義不甚明。當爲煩數之意。梁武帝音色具反。蓋亦不同於孔。

子使漆雕開仕。

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也。

濤案漢藝文志有孔子弟子漆雕啓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乃啓字避景帝諱也潛邱閻氏曰一部論語叙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則孔注以開爲名非是王肅僞撰家語乃云開字子若更謬矣

又案弟子對師不應稱吾宋于庭孝廉翔鳳云啓古字作扄吾字疑扄字之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濤案集解引馬注曰加陵也義疏引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然則加卽非義不得於加下再添非義二字孔注之淺陋如此

又案古加諸二字連讀說文言部誣加也六書故引唐本作誣加諸也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彼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觀唐以前讀法益見孔注之非

未知焉得仁

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濤案釋文知如字鄭音智蓋古讀如是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智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爲仁之

行。五常之道。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又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非專小智之謂也。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是漢人無不讀知爲智。義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又下節疏引曰。違亂求治。不汚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亦同鄭讀。若如孔氏所云。則未知乃疑詞。焉得乃斷詞。既曰未知。而又曰焉得仁。語氣豈不鑿枘乎。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而裁制之耳。遂歸。

濤案。釋文云。鄭讀至小子絕句。是孔以狂簡絕句者誤也。史記孔子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是此節爲冉求而發。吾黨之小子。蓋指冉求也。歸與歸與。亦謂冉求將歸。今曰孔子在陳思歸。誤矣。不知所以裁之。蓋謂已不能裁制求之狂簡也。故史記上有吾字。今曰我當歸而裁制之。更誤矣。史遷親從安國問故。不應說之岐異。其僞灼然。

又案禮記表記正義引論語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是與鄭讀相合

又案禮記大學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太元斐如邠如注斐邠者文盛貌也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皇氏此疏云斐然文章貌也蓋亦知孔說之不可從

曰亡之命矣夫

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

濤案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誦曰蔑之命矣夫師古曰蔑無也新序亦言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有無之無孔訓爲喪非是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矣

濤案潛邱閻氏曰而字周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學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云云足破孔解之謬而字當作與字解王尚書曰墨子尚同篇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言善與不善也韓子說林篇曰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言管仲與隰朋也而與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吠桀大宗師篇與作而

又案皇氏義疏本反作及云人若有祝鮀佞及有宋朝之美則難免今之患難也釋文本亦作及如陸氏云一本及字作反義亦通似孔注不誤矣然案孔注文義上句曰當如則下句自當作反如若作及如便不成語而及如上又加以而字更爲贅矣蓋皇氏亦知孔說之不可通故改字以文之陸氏所據蓋卽皇本義疏又云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是皇氏亦知孔注之本作反矣邢疏本正作反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

濤案義疏本仁下有者字皇氏曰有人告仁者曰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當自投入井救取之耶或問曰仁者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集注引劉聘君勉之曰仁當作人案此二說皆非也此宰我極言仁者求仁之切不僅造次顚沛雖紿以井中有仁道焉亦必從而求之故夫子以可欺不可罔答之仁下不應有者字若如孔注所云則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固不暇分仁不仁也且夫子當正告以從井不能以救人而又何欺罔之有乎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

舊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也。

濤案。史記孔子世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云云。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孔子因南子淫人。故始不願見。及以禮相答。則其辭有喜。此卽與其進不與其退之義。子路不知。故夫子矢而告之。若本不應見。夫子豈枉尺而直尋者哉。後人不得其說。遂謂夫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見淮南泰族訓。鹽鐵論亦云、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此皆非聖無法。安國爲孔子裔孫。豈有爲其所惑而轉疑聖人之理。於此益可見其僞矣。

又案。舊說也。子路篇子夏爲莒父宰注。鄭元引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卽此之比。義疏本作等字。誤。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濤案。邢疏引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其以乘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以證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弟子事師。未聞以此爲禮者。且大聖誨人不倦。似不應計及於饋問

之末。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注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又後漢馬援、杜詩、二傳。亦以束脩爲年十五。又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衞。蓋亦謂年十五時。此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孔子十五志學。故人十五以上皆教誨之。闕黨互鄉童子皆年不及十五者。鄭氏之說。勝於孔注多矣。

陳司敗。

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曰。司敗人名、齊大夫。蓋康成以齊之陳氏名司敗。此言必有所據。而今不可考矣。若孔氏以司敗爲陳官名。亦無所考。左氏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請歸死於司敗。則是楚而非陳。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正與此同。知爲魏晉間俗說矣。

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誄、禱篇名也。

濤案。說文言部。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論語云。禱爾於上下神祇。從言。纍省、聲。讄或不省。許君偁經皆用古文。是古論語作讄。作讄。周禮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注。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又大祝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康成一引作讄、一引作誄。是必古論語作讄。魯論語作誄。安國傳古文。字應作讄。今反作誄。其爲僞作顯然矣。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

濤案。此解紆回殊甚。釋文引鄭注曰。穀、祿也。蓋古訓如是。至當讀爲志。言一志於學。無干祿之心。故爲不易得。隸釋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正協鄭義。義疏引孫綽。亦云。穀、祿也。

禹、吾無閒然矣。

言已不能復閒廁於其間也。

濤案。閒當讀爲非閒之閒。廣雅釋言。閒、非也。方言亦云。閒、非也。此蓋言禹之德無可非。猶盡美盡善之意耳。僞孔所解。殊屬紆回。

今也純。

純、絲也。

濤案。釋文。鄭作側基反。黑繒也。詩、都人士、正義引鄭論語注云。純讀爲緇。禮記玉藻。大夫純組綬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糸旁才。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衣也。古緇以才爲聲。是經典紂字率誤爲純。故康成以此純字爲紂字之誤。古論語字本作純。故說文引論語亦作純字。蓋純本訓絲。康成之意。謂冕以絲爲之。則不能儉於麻。惟用黑繒則儉矣。此雖鄭君破讀。而理實勝僞孔之訓。其何氏本說文而爲之歟。

又案禮記正義曰。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別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卽讀爲緇。如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

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曰。大宰、是吳大宰嚭也。說苑善語篇。載子貢見大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云云。是爲吳大宰之證。皇氏曰。此大宰應爲吳臣。魯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於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孔疑爲吳宋未分者。蓋以列子仲尼篇、韓非子說林篇、皆有孔子見商大宰之事。然與子貢無涉。固不若鄭氏之說爲有徵耳。

又案西河毛氏曰。或曰。哀六年。吳侵陳。亦有大宰嚭與夫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則此或是陳大宰。亦未可知。第吳大宰名嚭。而檀弓陳大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大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大宰嚭。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大宰應在吳不在越可知。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濤案。路史後記注。引尚書帝命驗姚氏縱華感樞注曰。縱、生也。又引曰。縱、天縱。華、重華。然則天縱之將聖。猶言天生之大聖耳。孔氏讀爲縱放之縱。義轉紆回矣。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濤案。釋文。空空、鄭或作悾悾。同音空。則空空乃悾悾之省。泰伯篇。悾悾而不信。鄭注。誠慤也。則此空空如亦誠慤之意。蓋謂雖有鄙夫以誠相叩。無不竭盡所知以告耳。孔讀爲空虛之空。誤矣。

又案義疏引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爲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爲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擬於聖。必示之以善善惡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又引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爲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爲盡其本末也。曰疑誠。曰誠問。是李繆二家亦以空空爲誠慤。邢疏解爲虛心。乃欲彌縫僞孔而強爲之詞也。

河不出圖。

河圖八卦是也。

濤案。八卦出於河圖。而河圖非僅八卦。緯候所載。黃帝堯舜皆受河圖。實爲帝王受命之瑞。故孔子與鳳鳥不至並歎。若八卦則自庖犧以來。燦然具在。孔子又何必思之乎。邢疏曰。鄭元以爲河圖洛書。龜

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龍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是鄭不以河圖爲八卦。孔既云傷不得見。又曰河圖、八卦是也。然則孔子不見八卦矣。其訛謬有如此者。

又案。易乾坤鑿度曰。仲尼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拾遺記曰。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鳳鳥不至。文選魏武短歌行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翟晴江教授灝云。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矣。故知八卦之說必不可通。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言萬物有生而不育者。諭人亦然也。

濤案。牟子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梁書徐勉傳。子悱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僞孔但云諭人亦然。誤。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蓋亦知孔說之不可從矣。

衣敝緼袍。

緼、枲著也。也字依後漢崔寔傳注引加。

濤案。藝文類聚人部引鄭注曰。緼、絮也。釋文引云。緼、枲也。乃傳寫之誤。禮玉藻緼爲袍注曰。緼謂今纊及舊絮也。是緼乃絮而非麻。列子楊朱篇常衣緼黻。釋文云。緼黻謂分弊麻絮之衣也。蓋以絮釋緼。以麻釋黻。孔以緼爲枲著。非是。陳徵君曰。漢書蒯通傳。束緼請火。亦以緼爲絮。故可取火。師古以爲亂麻。是沿孔誤。

侃侃如也。

侃侃、和樂貌也。

濤案。如孔說則侃侃當讀爲衎衎。說文川部。侃、剛直也。從仙。仙、古文信也。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則侃侃之本義。爲剛直而非和樂。今先進篇作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許君所稱。蓋古論語。竊意論語本作子路侃侃如也。冉有子貢衎衎如也。衎侃聲相近。後人或傳寫誤易。又脫衎字之中。遂爲行行。集解引鄭注。行行、剛強之貌也。剛強剛直義正相近。鄭氏當本作侃侃剛強之貌也。平叔強改。以就訛脫之經文耳。後漢袁安傳。闇闇衎衎。隸釋唐扶頌。衎衎闇闇。似皆用先進篇而非用鄉黨篇。何氏不察。遂疑侃侃爲衎衎之假借。僞撰此注。誤矣。

闇闇如也。

闇闇、中正貌。

濤案。說文言部。闇、和說而諍也。從言。門聲。禮記玉藻。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正義引皇氏云。言

讀爲誾。廣雅釋訓。言言、喜也。是誾誾兼有和說之意。孔云中正。非。

鞠躬如也。

斂身也。

濤案。儀禮聘禮注引執圭節。作鞠窮如也。則此鞠躬亦當讀爲鞠窮。鞠窮雙聲字。蓋謂敬畏之狀。一作鞫鞫。史記魯周公世家。鞫鞫如畏然。集解引徐廣曰。鞫鞫敬畏貌。見三蒼音。窮窮、一作鞫鞫。廣雅釋訓。鞫鞫、謹敬也。史記韓長孺列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鞠躬履方。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鞠躬盡瘁。皆當讀爲鞠躬、賈昌朝羣經音辨。鞠窮、容謹也。音弓。則宋人猶知其說。蓋鄉黨篇言如者。皆擬議形容之詞。若作斂身解。卽不得言如。包注執圭節曰。鞠躬者敬愼之至。是亦知鞠躬爲鞠窮之假借。孫頤谷侍御志祖云。蓋鞠窮與踧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

攝齊升堂。

衣下曰齊。攝齊者、揠衣也。

濤案。劉端臨學博台拱曰。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揠衣去齊尺。謂卽席也。卽席必揠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揠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致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揠衣也。揠謂之攘。說文。攘、揠衣也。攘謂之揭。釋水。揭者、揭衣也。注。謂褰裳也。揭謂之撅。內則注。撅、揭衣也。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

坐於君子。暑無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一。未有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矍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者。何乃並及冠乎。

復其位。

來時所過位。

濤案。過位。包注曰。過君之空位。則此之復位。乃謂已之位。而非來時所過之君位矣。古君臣皆有位。禮坊記朝廷有位注。位、朝位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皆統君臣而言。蓋古者位立通字。所立之處卽謂之位。周禮太僕注。位、立處也。猶今之品級石記者。恐嫌於過位之位。故別之曰其位。而孔猶混之。其乖謬又何待辨。

又案。劉學博曰。自入公門已下至私覿愉愉如也一節。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以聘享私覿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爲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禮。案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禮文。並爲乖錯。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愼。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謂聘容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其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云云。其說甚爲精鑿。足破舊解之惑。而復位之爲臣位而非君位。尤顯然矣。

君子不以紺緅飾。

一入曰緅。飾者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以衣齊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

濤案。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正義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據此則緅乃五入。非一入。邢氏疏云。孔氏云。一入曰緅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爲緣。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云云。此邢氏曲爲之解。緅與縓聲不相近。無緣讀緅爲縓也。魏晉間人好爲新說以破漢讀。如漢注皆言八尺曰仞。或作七尺。而小爾雅云。四尺曰仞。小爾雅乃王肅僞撰。此改五入爲一入。正復相類。錢辛楣少詹大昕乃

謂今文論語作緅。古文作緟。先鄭所受論語作緅。與孔本異。是未免爲平叔所欺。而強爲之說矣。義疏亦云。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

又案。愼修江氏曰。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繢純以青純以素是也。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緅又入黑。爲緇爲元。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氏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緟爲緣。而孔氏云練服。是誤以緅爲緟矣。

褻裘長。短右袂。

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

濤案。說文衣部。紽衣長。短右袂。則是古論語作紽衣。不作褻裘。玉篇紽、堅也。廣韻亦云堅紽。則紽訓爲堅。堅衣之義不可曉。段先生以爲褻之假借。當是古論作紽衣。魯論作褻裘。安國傳古論。而字同魯論。亦作僞不可掩之一端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濤案。劉學博曰。吉月、當爲告月之譌。告月與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

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以上皆劉說。蓋月朔謂之吉日。見周禮纂正注。亦謂之月吉。見周禮族師注。未有稱爲吉月者。僞孔誤。

論語孔注辨僞卷下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濤案。邢疏云。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衞。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爲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也。如邢氏所說。則僞孔之誤顯然。然元凱解後字亦太泥。從大夫後者。猶言曾爲大夫耳。陳恆弑君章亦云。以吾從大夫之後。其事在哀公十四年。夫子是時去位久矣。

又案。西河毛氏云。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濤案。家語係王肅僞撰。全是剽竊史記之文。此三十一歲亦必本於史記。當是今本史記脫此四字耳。據史記。則三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年五十六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是年卽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

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諸書。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衞適陳。凡兩往返而後至於衞。實爲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遷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而是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兕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卽自是以後。自楚返衞。自衞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以後七十以前。豈可其人已死而尙見行事。且載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歎。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原是四十之誤。云云。其說甚辨而晰。而是時並不爲魯大夫。益可見僞孔之說之無徵矣。

又案。翟教授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早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實後伯魚死二年。時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王肅僞造家語。摭拾史文。於早死上。妄增三十一三字。知與論語牴牾。更自妄注。謂論語錯誤。後之儒者不辨眞僞而輕信之。小司馬氏注史記。遂漫引其說。而邢氏復轉取之以疏論語。甚矣、王肅僞家語之害於經者大也。案此與邢氏毛氏二家之說不同。皆可證僞

孔時爲大夫之誤。

季氏富於周公。

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

濤案。此周公、蓋卽姬旦。非春秋時王室之卿士也。左氏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聚斂附益。正指此事。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問女。女無以吾長故難對也。

濤案。如孔注。則當云毋以吾。不當云毋吾以。釋文。以、鄭本作已。必古論語如是。康成注雖不可考。疑當作止訓。蓋謂無以吾故止而不言耳。何本作以。當必魯論如是。安國傳古論。不應反同於魯。非僞而何。

異乎三子者之撰。

撰、具也。爲政之具也。

濤案。釋文。撰、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是孔訓爲具者非。儀禮鄉飲酒禮云。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僎本通。故鄭讀僎爲詮。臧在東文學庸曰。異乎三子者之僎。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訓撰爲爲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較之率爾之形更甚矣。

又案說文言部。詮、具也。從言全聲。淮南子詮言訓。高誘注曰。詮、就也。就亦有具義。詮字從全。蓋卽備具之意。是孔訓撰爲具。亦與鄭讀未爲違失。而曰爲政之具。則謬矣。

仁者、其言也訒。

訒、難也。

濤案說文言部。訒、頓也。從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訒。是訒訓爲頓。不訓爲難。段先生曰。頓之言鈍也。釋文引鄭注曰。訒、不忍言也。陳徵君曰。蓋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頓。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當此時陳恆制齊。

濤案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至十四年。陳恆始以執君。見於經傳。時爲簡公。卽恆所弒。則陳恆制齊。在景公卒後七八年。僞孔之疏若此。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實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

濤案釋文引鄭注曰。片、半也。則孔訓猶偏者誤也。韓詩外傳。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此語蓋卽指此事。子路剛斷明決。故但發半言卽可折獄。非謂聽訟不必兩造具備也。子路雖明。豈有聽一偏之詞。而卽知獄之是非乎。

又案。義疏引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衞。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是以爲人折子路之獄。其說尤非。然實僞孔之說有以啓之也。

先之勞之。

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

濤案。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是康成讀爲郊勞之勞。勞謂勞來。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蓋卽勸民之意。爾雅釋詁。勞來。勸也。禮記孔子閒居注。勞勞來。禮月令。爲天子勞農勸民。注。重力來之。齊民要術引今本作重敕之。誤。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師古曰。力來、勸勉之也。呂氏孟春紀高注曰。勞、勉也。先字亦當讀去聲。蓋謂倡導之。周禮大司馬注。先、猶道也。禮記郊特牲注。先、謂倡道之也。孔二字皆讀如字。解甚紆回。非也。

吾黨有直躬者。

直躬、直身而行也。

濤案。釋文。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是鄭不以躬爲身。古弓躬通字。韓非五蠹。呂氏春秋當務。皆作直躬。弓之爲躬。猶穹之爲窮。淮南氾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人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是漢以前無不以躬爲人名者。廣韻直字注。又姓。楚人直躬之後。躬可訓身。不能訓身而行。曾謂棘下生而謬若此者乎。

南人有言曰。

南人、南國之人也。

濤案。禮緇衣正義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惟爲殷人。故孔子以爲古之遺言。僞孔以爲南國之人。誤。

奡盪舟。

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

濤案。說文豕部。豷、豕息也。從豕壹聲。春秋傳曰。生敖及豷。是羿之子澆。古文左傳作敖。奡、敖、澆、聲皆相近。奡卽敖。敖卽澆也。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亦有覆舟斟鄩之語。蓋卽此盪舟之事。若陸地行舟。於傳無徵。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有陸地盪舟之語。此正魏晉間人僞撰異說。西京時焉得有此不根之談乎。

又案。說文夭部。奡嫚也。從百從夭。夭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奡盪舟。蓋奡本奡嫚正字。虞書本作奡。不作傲。若論語之奡。乃敖之假字。許君稱書復稱論語者。乃通古文假借之例。故著於讀若傲之下。明論語不作傲讀。非謂虞書之奡。卽論語之奡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謂尙書丹朱奡是兩人。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也。是不知古文假借之例。以兩奡字幷爲一讀。撰此臆說。殊不可從。王伯厚又謂卽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尤屬非是。丹朱豈不得其死者乎。

奪伯氏駢邑三百。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

濤案。荀子仲尼篇。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富人蓋卽指伯氏。然則駢邑三百。乃三百社耳。非三百家也。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左傳。昭十五年。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爲一社。然則三百社當七千五百家。僞孔之誤謬如此。

又案。劉迪九典簿履恂曰。駢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邑。杜氏謂四井爲邑。三百邑當一千二百井。歷引左氏傳。鄭伯賜子展先八邑。賜子產先六邑。公與免餘邑六十。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以明三百邑之非三百家。其說甚辨。然孫卿書明云書社三百。則自以三百社爲有據。又秦策云。而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然則三百邑、三百社。義得相通。而要之斷非三百家也。

又案。禮記坊記正義引鄭注云。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似康成亦解爲三百家矣。然經文本無家字。疑鄭注祇云駢邑三百。齊下大夫之制。後人稱引。涉孔注。誤衍家字耳。

子貢方人。

比方人也。

濤案。釋文。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是方乃謗之假字。孔讀如字者非也。三國志王昶傳。載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

所試。又云。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雖兼毀譽而言。然下文又云。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云云。則亦讀爲謗議之謗。蓋古論語家相傳舊訓如是。僞孔不知方是謗之假字。而訓爲比方。誤矣。

又案。孫侍御云。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下學而上達。

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

濤案。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云云。史記孔子世家。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云云。是此節實爲獲麟而發。說苑明云上通於天而麟至。則達當訓通。今云上知天命。誤矣。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諒、信也。陰、猶默也。

濤案。釋文云。鄭讀禮爲梁鶴。後漢張禹傳注引鄭注曰。諒闇、謂凶廬也。則孔訓爲信默者非是。禮記喪

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鷃之鷃。闇謂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書無逸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左傳正義及史記集解引鄭注。諒闇轉作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尚書論語皆同。尚書大傳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古尚書說如此。王西莊光祿鳴盛尚書後案云。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書僞本。託名安國爲傳。亦采論語注入之云云。蓋尚未知論語孔注之亦屬僞撰。而僞孔之說實本季長也。

又案。晉書杜預傳云。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居制。不與士喪同禮。盧欽問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天子居喪齊斬。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考此諸言。諒闇似皆謂信默而非謂凶廬。王光祿曰。玩預說。知梁闇乃凶廬。非信默之謂。誤。蓋此說肇於季長而盛行於魏晉間。元凱且引以爲短喪之據。康成爲季長高弟而不從之。其識卓矣。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

孔子去衞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濤案。此注之誤有三。考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凡三去衞。三適陳。其戾於陳蔡者。在問陳之後。其過曹適宋而後至陳者。在子見南子之後。今幷爲一談。其誤一也。匡乃衞地。孔子初次去衞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魯之陽虎。遂止拘焉。今長垣縣南三十五里匡城集。卽孔子所畏之處。莊子秋水篇說苑雜言篇皆以匡爲宋邑。與史記不合。當是傳寫之誤。余有匡城考。在文集。辨之甚詳。若在宋。拔樹之難。乃桓魋。而非匡人。今云遭匡人之難。其誤二也。世家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是絕糧乃被圍所致。今云亂故乏食。其誤三也。史遷親從安國問故。豈有作世家而與論語注違失若此者乎。於此益可見其僞矣。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濤案。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矣。陸賈新語愼微篇。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是漢人解論語。從無以二語分作兩句者。僞孔之誤顯然。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濤案。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云云。然則此召乃季氏召。非弗擾召也。左氏定十二年傳。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是弗擾正孔子他日之所討者。豈肯因其召而欲往乎。翟教授曰。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實大誤也。揆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之平素劣跡。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先儒承舊解。謂此爲聖人體道之大權。夫權之爲喻。或輕或重。審物以濟變也。如論季氏之平素。召不當往。而不狃之罪。更有重焉。則不妨於應季氏。此正所謂權矣。若幷不狃之悖亂。略不審擇。則枉道而已。烏得謂之權乎。其說足正僞孔之誤。

佛肸召。

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濤案。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則佛肸乃范中行之邑宰。非趙簡子之邑宰也。

涅而不緇。

涅、可以染皁。言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

濤案。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隸釋費鳳碑。涅（卽泥字之別）而不滓。隸續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卽滓字之省）是漢時引論語。皆作泥而不滓。與何本異。然說者猶謂此皆用魯論。何氏依孔注用古論也。史遷親從安國問故。著書宜用古論。其屈原賈生傳云。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是古論正作泥而不滓。其作涅而不緇者。當是魯論。平叔僞撰此注時。不暇計及安國之當注古論。遂望文生義。不能自掩其作僞之迹矣。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言不可與事君也。

濤案。文選東京賦注、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與皆作以。蓋此與字本當作以字解。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孔說非是。王尙書曰。與猶以也。易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禮記檀弓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言以賓主夾之也。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上士爲賓也。言必以上士爲擯也。中庸曰。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其說甚詳。見經義釋詞。

惡徼以爲知者。

徼、鈔也。惡鈔人之意以爲己有也。

濤案。釋文云。徼、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辨篇。引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是論語家舊說皆讀爲絞刺之絞。泰伯篇馬注曰。絞、絞刺也。徼與絞聲相近。字得相通。孔訓爲鈔。誤。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滔滔者、周流之貌也。

濤案。釋文曰。滔滔、鄭本作悠悠。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悠。則作滔滔者非。史記集解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孔注。皆作悠悠。似孔本亦作悠悠者。但集解作滔滔。皇陸邢三本皆同。恐史選各注所引。改注以就正文耳。滔悠聲相近。疑古論作悠悠。魯論作滔滔。悠悠、遠貌。見詩載馳傳。亦非周流之貌。孔注非。

植其杖而芸。

植、倚也。除草曰芸也。

濤案。植其杖、漢石經作置其杖。古置植通字。詩商頌。置我鞉鼓。鄭箋。置、讀爲植。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植、古置字。此文亦當讀爲棄置之置。孔訓爲倚。則是以爲植立之植。試問除草之時。其杖倚於何處乎。呂氏春秋異用篇。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御覽服用部引作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賈子容經。子貢謁孔子一段。與此略同。置杖作放杖。可見植杖非倚杖之證。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

海。

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

濤案。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卽引論語此章。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亦爲殷紂時人。漢書董仲舒傳。其對策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此孟堅所本也。又人表注引鄭論語注。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周平王時人。當亦古論語家相傳舊說。惟僞孔以爲魯哀公時人。不知所本。案史記禮書。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引論語大師摯適齊云云。然史公明言受業之徒。而師摯諸人皆樂官。非孔門弟子。且孔子學琴于師襄。更不得謂之受業之徒。張氏之說實爲無據。何氏當亦因此數語而僞撰此注耳。

又案。泰伯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鄭注。師摯、魯大師名也。此當別一師摯。蓋卽子與語樂之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讀春秋厤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此師摯亦卽泰伯篇之師摯。蓋古人藝之同者。名率相同。如善射者皆名羿。技巧者皆名班。師摯師襄。當亦類是。僞孔不知而疑爲一人。誤矣。

君子不施其親。

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濤案、施、釋文作弛、云舊音絁、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敕紙反、落也、今本作施、古施弛通字、周禮、遂人與其施舍、注、施讀爲弛、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弛、施也、弛訓爲易、見爾雅釋詁、然此弛字當訓爲廢、爲舍、爲棄、不當訓爲易、不施其親、猶言不棄其親耳、禮記坊記注、弛、猶棄忘也、文選西征賦注引漢書韋昭注、漢書武帝紀引如淳注、宣帝引李奇注、皆云、弛、廢也、左氏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乃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廣雅釋詁、弛、舍也、又云、施、置也、置亦廢也、玉林臧氏云、不施其親、亦當解作廢意、孔注作如字讀、蓋不知爲假借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濤案、春秋繁露玉英篇、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木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義禮有士相見禮、）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西漢人解此出入、皆爲反經合道之謂、僞孔所詮、殊爲膚淺、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

濤案。此注之誤有三。履爲湯名。雖見白虎通姓名篇。然攷史記殷本紀。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湯名天乙。不名履。易乾鑿度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元孫五世之末。外絕恩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又云。錫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則天乙乃湯名。非廟主。史記索隱引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今云履殷湯名。其誤一也。墨子兼愛篇云。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是墨子所引。乃湯說。非湯誓。雖余一人有辠四方語。國語引作湯誓。而與墨翟書無涉。今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其誤二也。又墨子引此文。尙有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十六字。下文又云。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而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呂氏春秋季秋紀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云云。則此實成湯禱旱之詞。今云伐桀告天之辭。其誤三也。又書湯誥正義引鄭論語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國語。皇天嘉禹胙以天。韋注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舜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是皆與鄭說相同。蓋此本舜命禹之詞。湯復用之以禱旱耳。惟白虎通三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實爲僞孔此注所本。然虎觀諸儒論多同異。固不若鄭說之可據。宋文鑑趙普論彗星疏。引尙書。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堯當爲舜字之誤。是宋初猶有用其說者。益見皇邢諸家之識之陋矣。

又案梅賾僞古文尙書以此數語采入湯誥。彼傳與此注不同。閻潛邱、王光祿、皆據此注以爲梅氏作僞之證。或謂彼傳爲僞。則此注宜若爲眞。不知書傳係梅賾僞撰。論語注係何晏僞撰。各不相謀。是以彼此不同。而其爲作僞則一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濤案。墨子兼愛篇。昔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尙足以祇商夏蠻夷醜貊。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其予一人。韓詩外傳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尙書大傳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文俱同。雖或以爲武王語。或以爲周公語。而皆在武王時。是安得指周親爲管蔡乎。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命、謂窮達之分也。

濤案。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樂善循理。謂之君子。故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則西京論語家舊說。皆以知命爲樂天知命、及夫子五十知天命、之命。孔云窮達之分。淺矣。

孔注論語。隋志、唐志、皆不著錄。集解偁引其說。閒同後儒望文生義。謂是西京家法。不敢信也。道光中。嘉興沈西雍氏、山陽丁儉卿氏、皆有論述。丁書爲辨僞。凡四卷。未刻。沈書辨譌。雖刻。板亦不存。因重校存之。西雍氏尙有眞古文尙書學。見所與馬珊林書。曩在都中。詢諸韓君小亭。韓君言此書僅有稿本。辛酉難後。其孫避居江北。不知能攜出否。今韓君殁又數年矣。韓君嘗手輯遼文存。自言大半得於荒原古社甑蠟之餘。曾借觀而不可。玉雨所藏。一刹那中。閒亦散亡。文字因緣。猶賴布施。附記於此。以質近日之蒐書者。光緒十年十月。會稽趙之謙。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論語附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鼎銘　董雲霆　王永榜）

平壽

G一四八八上